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舊 小 說

(十)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小 說

(十)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舊小說

丁集目錄

退士傳種放

六一居士傳歐陽修

桑懌傳歐陽修

書張主客遺事晁詠之

書種放事王回

書襄城公主事王回

書賈偉節廟傅堯俞

洪偃傳曾鞏

敘盜曾鞏

雜識二首曾鞏

東坡酒經蘇軾

方山子傳蘇軾

子姑神記蘇軾

天篆記蘇軾

孫少述傳 林希

趙延嗣傳 石介

錢乙傳 劉跂

玉友傳 劉跂

綠珠傳 樂史

楊太真外傳 樂史

李師師外傳 闕名

海陵三仙傳 闕名

姚平仲小傳 陸游

陳氏老傳 陸游

書包明事 陸游

書二公事 陸游

林靈素傳 趙興時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熹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爰

曹氏女傳 章望之

-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翱
北夢瑣言 四十八則 孫光憲
纂異記 四則 李攸
芝田錄 六則 丁用晦
甄異記 二則 戴祚
野人閒話 八則 景煥
洛陽搢紳舊聞記 八則 張齊賢
茅亭客話 十八則 黃休復
疑仙傳 八則 隱夫玉簡
雞肋編 十八則 莊綽裕
樂善錄 十六則 李昌齡
過庭錄 十則 范公稱
泊宅編 十則 方勺
閒窗括異志 三則 魯應龍
東軒筆錄 三十七則 魏泰

舊小說 十 丁集目錄

青箱雜記六則 吳虞厚

蒙齋筆談四則 鄭景望

書漫錄六則 張舜民

游宦紀聞六則 張世南

夢溪筆談四十六則 沈括

墨莊漫錄十八則 張邦基

侍兒小名錄一則 張邦基

默記七則 王銍

補侍兒小名錄五則 王銍

續補侍兒小名錄三則 溫豫

嬾真子六則 馬永卿

歸田錄十一則 歐陽修

志林五則 蘇軾

龍川別志十則 蘇轍

澠水燕談錄十五則 王闢之

冷齋夜話七則 釋惠洪

續世說二十九則 孔平仲

孔氏談苑三則 孔平仲

鐵圍山叢談十一則 蔡條

老學菴筆記十八則 陸游

雲麓漫鈔一則 趙彥衛

石林燕語十四則 葉夢得

避暑錄話十六則 葉夢得

清波雜志十二則 周輝

墨客揮犀五則 彭乘

續墨客揮犀二則 彭乘

異聞總錄二十六則 闕名

鶴林玉露九則 羅大經

儒林公議一則 闕名

隨隱漫錄一則 陳世崇

楓窗小牘三則 袁某

厚德錄八則 李元綱

孫公談圃 五則 孫升

齊東野語 三十三則 周密

癸辛雜識前集 五則 周密

癸辛雜識後集 六則 周密

癸辛雜識續集 十一則 周密

癸辛雜識別集 二則 周密

志雅堂雜鈔 一則 周密

南部新書 三則 錢易

宣政雜錄 一則 闕名

朝野遺紀 七則 闕名

聞見雜錄 三則 闕名

諧史 七則 沈叔

昨夢錄 六則 康譽之

三朝野史 一則 闕名

談藪 十三則 龐元英

清尊錄 七則 廉布

睽車志四則 郭象

藏一話腴一則 陳郁

文昌雜錄二則 闕名

錢氏私志七則 錢世昭

高齋漫錄二則 曾慥

寓簡五則 沈作喆

獨醒雜志十二則 曾敏行

梁溪漫志七則 費袞

四朝聞見錄十二則 葉紹翁

聞見近錄一則 王鞏

甲申雜記三則 王鞏

隨手雜錄三則 王鞏

玉壺清話十九則 釋文瑩

萬柳溪邊舊話一則 尤玘

江南餘載一則 闕名

江淮異人錄八則 吳淑

舊小說 十 丁集目錄

鬼董十四則 闕名

嶺外代答七則 周去非

耆舊續聞七則 陳鵬

盧浦筆記二則 劉昌詩

侯鯖錄三則 趙德麟

曲洧舊聞十七則 朱弁

中吳紀聞三則 熊明之

北窗炙輠十一則 施彥執

佩韋齋輯聞一則 俞德鄰

岳陽風土記二則 范致明

六朝事迹二則 張敦頤

松漠紀聞五則 洪皓

五總志一則 吳炯

夷堅志一百八十六則 洪邁

容齋五筆四則 洪邁

友會談叢十一則 上官融

可書一則 張知甫

碧湖雜記二則 謝枋得

舊小說 十 丁集目錄

舊小說

丁集一 宋

退士傳

種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盡弃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恣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於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絲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尙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礫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粹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叢書。皆句句明白。剔姦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刻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雅尙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於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邱。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悶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人不知其

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謂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皆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

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嶠右險地多深山而清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旣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提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立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請出自効。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給。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閤。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省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漸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邱。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口。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

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擇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書張主客遺事

晁詠之

祖宗以武定天下，至章聖時益厭兵。澶淵之役，契丹之衆可覆而取也。縱其去不忍殺，自是不復言兵。封泰山，祀汾陰，天神降格，休祥並至，以文太平，縉紳之士以此相繼受爵秩於朝。將相大臣往往列於三公，侍從多至丞郎以上，其以武受賞者殆無其人。此主客公之功，所以不錄。然公之多繇，此以顯出入中外爲時名臣。蓋當時廷臣奉使於外者，舉天下三四十人耳。邦之大計總於三司，而諸道各有轉運使一人，其財賦調度，凡利害之人悉歸之，其權比今爲甚重。每改使一道，輒推恩官某子若孫一人，其它禮遇稱此。蓋其部吏尊其使者亦以此進。是時大臣多白首耆艾，加公十年之壽，以馴致公卿必矣。然則朝廷未嘗薄公之功也。論者見公一旦斷河橋，捕朱能，滅其凶骸，而賞不加，不知朝廷所以待士大夫者，固自有在。或比公仲連辭封不願，其言美矣。然仲連縱橫辯士，眩奇於衰世，非公之所願學。嘗觀景德祥符以來風俗淳厚，士大夫人人自重，有長者之風。公之不自言，其所以自處蓋甚厚，非有激而爲者。方其少時，以明經動場屋，其爲吏以治劇名一時。大臣多薦公者，寇萊公知公尤深。然則公之所養可知。蓋自公繼其父光祿公起家，至公百有餘年，傳六世，世有人，其澤未艾。彼以尺寸之勢，自鬻於一時，過取爵位者，曾不

旋踵輒致隕敗。顧何以傳來世。然則天之所以報公亦甚厚。詠之官長安。公之曾孫介夫爲鄆令。聞以事抵府。數相過。愛其溫厚儒雅。意其先世必有盛德之士。果得公遺事。爲考其世而論之。

書种故事

王 回

景德二年。右諫議大夫种放。賜假遊嵩山。真宗御資政殿。置酒餞放。侍臣當直者四人預之。時有司不宿戒。宣召既集。皆相顧莫敢就坐。上乃親定其儀。翰林學士晁迥西面侍上。資政殿學士王欽若東面侍上。知制誥朱巽南次迥。待制戚綸南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示特客之云。酒半。上作七言詩一首。賜放。放奉和。侍臣應詔皆作。而欽若最後成二首焉。初。放養其母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其母好道家言。修辟穀之術。放阿其好。終身不娶婦。世以其能行人之所難。益高之。朝臣屢表薦聞。太宗召之。辭疾不出。上卽位。張齊賢以舊相守京兆。又薦焉。乃遣內供奉官周班齋手詔召放。放應召。既至。拜右司諫。直昭文館。賜名第。什器御廚給膳。四遷至工部侍郎。卒。放雖居官。屢請假還山。上輒爲作詩。置酒餞之。後賜兩制三館學士等御筵。餞之於瓊林苑。常手詔問之政事。欲大用之。放辭乃止。昔堯起舜於畎畝之中。位以司徒。商高宗起傅說於巖野。而位冢宰。彼授受之際。不嫌駭衆如此。而功烈竟立。豈藉其虛名而誕後世哉。竊觀真宗特禮寵放。近世天子蓋未聞也。而放之行。乃叛其所學。以棄人倫爲難。有君而無臣。惜哉。放旣正己不足。則其用舍。行止之節。曷議焉。

書襄城公主事

王 回

唐太宗長女襄城公主。出降太常卿汾州刺史蕭銳。初。公主在女時。篤行好禮。太宗賢之。嘗指以誨諸公。

主旣降銳。銳父宋國公瑀尙無恙。而太宗敕有司爲公主起第。公主辭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定省朝夕，所以養也。而容別居者，據何理也？太宗不許。而公主固辭不可奪。太宗乃卽瑀之私第，其旁墻煬舊晉邸。葺以爲襄城公主第。第成，當施公主榮戟於門。公主又辭曰：禮無以抗於尊者爲榮也。今舅之門旣立戟矣，而更於女門施戟，是婦抗於舅而爲禮，豈所以榮女也？太宗不許。而公主終辭不可奪。太宗乃敕以公主榮戟，并施於宋國公之門。昔堯將任舜以天下，以二女嬪之，畎畝之中，而不敢留於帝室者，以舜有父母，未順其心，雖與天下，舜必不受也。使舜受之，顧非所以任天下者也？周之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故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以來，祖於申韓之術，其治務以隆君抑臣爲其天子之女，特創其號曰公主。而壻者不得自當其妃匹，曰尙公主，其弊之漸。至於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故，以隆君抑臣爲治也。而使人倫諄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隆君而治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明，常指襄城以誨諸女，可謂知其賢矣。然襄城辭切於禮，而應於治古之效，猶勞於再三，而僅從其心，則他公主之有舅姑者，蓋亦別居耳。蓋弊流於千載者，雖願治之明主，猶不遽變其習也。而一女子卓然出其閒，可不謂賢哉！

書賈偉節廟

傅堯俞

息之滅亡，移徙尙矣。其俗頗好鬼，視正直聰明之神，則蔑然。先是邑之南幾十數里，有其故侯之廟。國人無一二子甚疑，乘閒因詢諸故老，僉曰：侯之祠不信不祀，則禍福時至。賈公之神，雖不祭不我爲害。子曰：

嘻。來吾語爾。侯爲息之君。不能保有爾衆。至於喪社稷而亡國。其身殞。則其靈歇。惡乎能驚動此民。而禍福加於後世。此其怪妖依憑。恐諸愚以倖祀爾。若賈公者。其民之主乎。昔爾之先有子曰男。曰女。皆殺而不育。公爲邑之長。嚴爲制而禁之。賴是生者以千數。非公息民其遂絕。爾將安出。昔之男。爾民之父也。昔之女。爾民之母也。活爾父母而不報。可乎。況公之英風靈氣。固當未泯。以昔時之人。今日未必無陰相也。反以其不禍。誣以其不能而怠之。罪孰甚焉。爾歸厚報爾之主。可也。無爲奔走乎怪妖之庭。況禮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是公之堂可祠。而侯之廟可廢。惜也。吾之賤。而侯之廟在籍。去之不可。爾聽吾言而亟改。則爾之休茂矣。僉曰。唯。而心不以爲然。事如初。異日過公之祠。登公之堂。傷民之過。遂志於壁。活爾父母。奠報不舉。實吾神之侮。爲民禍尤。豆牢是求。則吾神之羞。我瞻公之象。昂昂可仰。我想公之靈。英英如生。厚矣公德。在息之國。嗟哉。息民忘公之仁。嗚呼。怪妖是趨。明靈是誣。爾則無知。神不爾誅。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渥旣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

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鉞盜

曾鞏

盜三十人，凡十五發。絲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盜朱縞船者，賊重，皆應絞。凡應死者，十有八人。絲湯慶而下，或賊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徒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者，其名氏稅等械器，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凡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凡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賊分爲三，與吳慶吳道之屬有親疏，居有異同，至於孫僊湯慶之族屬，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得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獄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部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糶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間，自中家以上，日暮持錢，無告糶之所，況於躡所素困之人乎？方且結草葦，以自託於壞隄毀埠之上，士有飢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屢發而爲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康誥曰：殺越人於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斃。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是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足，導之既明，則爲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待教而誅者，天下之所不得容也。待教而誅者，俟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

以責之備也。苟爲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俟之之道。既有不盡矣。故凶年人食不足。而有起爲盜賊者。天子嘗密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康誥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予之於是盡心矣。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歷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鈔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歷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陷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

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蔭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臥帳中。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卽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羸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卽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于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

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于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明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歷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于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旣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

東坡酒經

蘇軾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罄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也。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旣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旣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

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籩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籩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麵，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籩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笠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子姑神記

蘇軾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俎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蘇軾

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篋帶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

所在豈眞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尙書都官員外郎簡州侔。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旣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議。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牀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氣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

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濶俗。履道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爲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任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俸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俸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卽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俸及汝陰王回。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俸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俸初罷舉進士第。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嵩裔。屬五女。俸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疏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顧其所不顧。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己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廛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

暑如是。凡數十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女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爲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爲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爲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爲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爲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爲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錢乙傳

劉 跋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俶納土。曾祖贊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顯。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

且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姑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顛顛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瘵。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木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當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剔之。果得茯苓。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履。坐臥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極負。纍纍滿前。近自隣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日果發癩。甚急。復

召乙治之。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洩。子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歿。面青而光。其氣哽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疆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墮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徧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乙爲方博達。不名一師。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孿瘵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於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嶺。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難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之。矧其

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玉友傳

劉跋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庾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冰。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旣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卽壺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淘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鑿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旣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問。故人徐公爲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荊州牧虛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山東聞聲。爭交驢。河間老人。一見心醉。歎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醉中。冰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隣。殆將有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旣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平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銜嚮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爲驢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旣覺之。因著爲令。盡取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於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

時既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矐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守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常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我良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稗販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沈於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尙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郟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蘓子訓左元放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綠珠傳

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粵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粵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

交趾采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卽川阜製園館。綠珠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漢妃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卽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此歌。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辭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流涕別。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涕泣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佇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且慚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囊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妝飾一等。使同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鑿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矣。然受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因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固止之。於是墜樓。而崇棄東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狄泉在王城東。綠珠有弟子宋韓。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昭君

村生女皆灸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癩痕。又以不完具而惜焉。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鬢窄袖長帶，貌甚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拜謝作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敗，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常刺荊州，劫奪遠使，沉殺客商，以致巨富。又遣王愷鳩鳥，共爲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客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至大將軍故不飲，以觀其氣色。已斬三人。君子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賭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敘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復比，此日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屬承嗣家。閨奴傳詩於窈娘，窈娘得詩。

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出於衣中得詩，鞭殺閹奴。諷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撥喪身之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教綠珠舞。李元操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杯。江總云：綠珠含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矣。詩人尙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其志烈懷誠，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三朝四，惟利是務，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王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於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天假之報怨，不然何以梟夷之立見乎？

楊太真外傳

樂史

楊貴妃，小字玉環，宏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貴妃生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亦如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元璩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爲華清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儿山所作也。

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觀玄宗皇帝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卻顧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鞞。方孔反。子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凄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日。贈其父元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贈元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元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銛。又居朝列。堂弟錡。尙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方奇貨。童僕駝馬。日輸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

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宮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旣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元宗見之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豔。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瓊。秦國七葉冠。國忠鑲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尙。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己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者數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吏。日求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祜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旣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

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旣出，上慚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甫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搃，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忽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黃紱袍賜之。上又宴諸王於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元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餘響猶在，且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元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官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和之，與文武臣

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鶯篋。張野狐箏。篋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上在禁中多自稱也。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紗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絃乃未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篋。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綵繒緝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

漢宮誰得似。可憐飛鷺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爲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鷺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武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殢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鷺。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去。帝爲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噴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覩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也。穹廬人也。常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斑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董雙成也。爲烟人也。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鬢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也。趙飛鷺也。金谷人也。小鬢人也。光髮人也。薛夜來也。結綺人也。臨春

關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目歷歷見之。而身體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以物列坐。俄有小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搖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朵芙蓉是我流。大楊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自楚宮弓腰也。何不見楚辭別序云。綽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爲本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遠。走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後。其物猶存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宣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元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廷。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采戲將北。唯重四轉。敗爲勝。連吐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鸞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去。警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使腹下有毛。

夜能明日走五百里。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三合。金平脫鐵面碗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尙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肅尙孟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鑑尙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元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元珪又拜工部尙書。韓國婿秘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尙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婿柳澄男鈞尙長清縣主。澄弟潭尙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燦於路歧。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吉馬。閣侍歌兒。相望於道。及秦國旣死。獨韓虢與國忠久貴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諠。從官媼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炫服而行。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犖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日秤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

百戲與綠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間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釀之故耳。」又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豬龍，無能爲，終不殺。卒亂中國。」以誅國忠爲名。咸言國忠號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官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士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元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毗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語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復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卽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上迴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杖，歛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牆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以羅巾縊於佛堂前之梨樹下，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視之，長號歎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尙未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敕元禮等入驛視之。元禮擡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於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

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元禮曰。未宣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適上元。欲夜遊。元禮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帥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皆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歔焉。上皇旣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

凭欄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宮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愆時。民雖兵弱。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汝旣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與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親王棊。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爲槽。鳴鷄肋爲絃。用鐵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獅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尙有香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悽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

鬢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鬢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蓮帔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惘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后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惘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道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卽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襦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玄宗在位久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

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李師師外傳

闕名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旣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啼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皇帝卽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黼之徒。遂假紹述爲名。勸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繒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茸二匹。霞氎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廬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庫。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棊几臨窗。縹緗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帝愴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醢。魚膾羊臠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

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忤。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逼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肴核水陸。盃盞新潔。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褰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姍姍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悞。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韻。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坐。唐突勿罪。遂爲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絹褐襖。衣輕綈。捲右袂。援壁間琴。隱几端座。而鼓平沙落雁之曲。輕攏慢撚。流韻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雞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糕餠飴諸點品。帝飲杏酥盃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史裏行。已而長安人言藉藉。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洵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黝。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錦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避匿。宣至。則體頓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

態。帝意不悅。爲霽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畏。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隅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帝見所供肴饌器皿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尙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懌。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得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煖雪燈。芳苴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鷓鴣盃。琥珀盃。琉璃盞。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飴飴寒具。銀燄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頷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賞賜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卽日賜師師辟寒金鈿。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剡谿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隴西。賜藏鬪雙陸等具。又賜片玉棋盤。碧白二色玉棋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簾。鱗文蓐葉之席。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鈎。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圍碁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珠鈿金條脫。

各二事。璣一篋，毳錦數端，鷲毛繒翠羽，緞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滅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麩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繒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讌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韻，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第勿與知，唯我所欲。是時金人方啓釁，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迪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鬪嬾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乃索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鴈贊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自禁其泣涕之洩瀾也。

論曰：李師師以娼妓下流，猥蒙異數，所謂處非其據矣。然觀其晚節，烈烈有俠士風，不可謂非庸中佼佼者也。道君奢侈無度，卒召北轅之禍，宜哉。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樞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

師師謹語。邦彥悉聞之。隨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徧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府侍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

海陵三仙傳

闕名

徐神翁名守信。海陵人也。生六七歲。始能言。父隸衙籍。少孤。無以自給。年十九歲。役於天慶觀。常持一箒。供灑掃。盡力煩辱之事。嘉祐四年。天台道士余元吉來遊。示惡疾。過者面之。公獨事之。無倦。忽於溺器得丹沙餌之。元吉委化。公之喪。以師禮。丐斂具於海安徐氏。葬之日。徐見公來謝。甫出戶。取金贈之。相望數

步而追莫及。實未嘗出也。自是常放言歌唱。默誦道書。絕飲食。至數日。然供役未始乏事。茹蔬取黃葉者。自食。曰：此先生菜也。舂白粲奉衆。別貯粃稗與丐士同食。治平中有客自蜀來。號黑道人。每至觀。獨與公語。既去。謂逆旅人曰：吾無以謝爾。令爾邸署無蚊耳。已而信然。會糧竭。道正唐日。嚴晨命公督租於遠郊。既往矣。哺時見三清殿後枕箒臥者。公也。怪而問之。公曰：來早。米自至。詰旦果然。唐謂田丁爾。自運至甚善。皆笑曰：徐二翁終日程督不少休。何謂自運至也。日嚴大驚。始命名。置弟子籍。熙甯九年。以守金寶牌。恩度爲道士。公笑曰：我只解掃地。不事冠冕。短褐力役如故。素不嫻書。忽作楷字。假度人經語。爲人言禍福。有謁而不見者。有自往神遇者。有不施而求者。有施而不受者。若怒罵戲笑。無非休咎所寓。或薄暮斂。殿堂籍香紙。肆筆書置几間。明日來者取而授之。一不經意。悉辭所問。紙盡而人亦絕。元豐中。徐州獲妖人。辭連淮上。發運使蔣穎叔疑於公。就見曰：爾徐二翁邪。曰：然。知道乎。不知。解何事。解喫飯。日可幾米。飽便住。茹葷乎。茹葷。由此不疑。公素蔬糲。半歲前忽嗜鮮肥。亦勸道流食。至是乃省。穎叔問我何如人也。對曰：宜省刑。艱然而怒。公自捫背曰：瘡痛不能語。穎叔再拜曰：經云。神公受命。普掃不祥。其公之謂矣。因呼神公。故神公之名布天下。穎叔背有疣。盛怒則裂。而內楚至不能言。他人莫知也。寢室附廚側。因爲闢堂。榜之曰：守雌。他日獨坐。有憂憤之色。俄穎叔來。不得見。竟日不出戶。左右問之。公曰：藥又羅利五百人。生於世間。亂且至矣。憲使范鏜問公有夢否。曰：自不受道。正庸錢。不復作夢。江陰劉谷與公語於竈下。藉葦而寢。未旦。光輝如日。谷驚躍而起。見公坐。哆口瞪目。聞空中語曰：徐禧入蕃。直立死。呂惠卿食枸杞夾子。是時禧圖西邊。呂持母服。皆谷所善者。五年。禧有永樂之敗。呂常修敬。端朝冠以拜。公平視自若。顧曰：善。

守善守果黜知單州。相繼竄責。至紹聖甲戌而還。始悟枸杞之讖。且以善守爲戒也。七年郡貢士謁。行示字皆從火。果貢院火。王介甫居金陵求書。示勅舒王三字。而勅字不全。且曰勅不須用人也。未幾薨。政和中追封王爵。八年東坡先生起知登州來謁。書來王守三字。問學道之要。曰毋作官卽好。東坡頷之。至登召還。泊守揚州。馳書問方來。公不書。至南遷。遣子過來。亦不見。繼徙惠過海矣。子由謂吾兄信其言而不能。用也。子由續溪寓訊求字。書曰運當滅度。身經太陰。及歷侍從。至門下侍郎。實佐佑垂簾政。元祐末出知袁州。遣使問之。書曰十遍轉經。福德立降。告其使曰。過去十見在。十子由聞之曰。日者謂予戊運多福。西運多厄。豈謂是乎。未至袁。遷嶺表。幾十年而復。駙馬都尉張敦禮圖公像以進。奏賜紫衣。號圓通大師。公不受。公書字示人來者。日衆。主觀者因爲修造。計置積以受金錢。月吉起鑰。問有端正。非函隙可投者。知出神所得也。江都姚叟見持箒扣門者。曰我徐二翁也。有箒在汝園中。隨指見叢竹如箒狀。往視已失。其人因率衆來訪三清殿。他郡助役者皆曰。見先生行化吾里。九年四月公在寢。旬日或問之曰。改元則出是月。改紹聖。郡人問鄉舉。曰陸侍郎至滿城。著綠。陸農師來守郡。次舉何昌言榜。登科者甚衆。三年郡大疫。公扃戶六日。郡人數百請之。出曰。作緣事故爾。疫者飲呪水皆愈。居數月。淮陽人獻紫花石柱。四初淮陽有山。而石頑不適用。有老父謂常姓者曰。山有紫錦石。可取爲柱。施泰州天慶觀。言訖不見。試鑿之。果紫錦文也。柱成。道海來。值大風雨。舟師拱而慄。霧電中有物。擊舟行甚駛。一宿達海門。泊至。公迎勞曰。驚怖不易。不然。不如此速也。山陽楊生家聞異香。見老父持箒入門。傍有識者揖之。遂隱。遺椽於其庭。生攜以至。視三官殿柱杪。亡一椽。卽所遺者。公曰。欲新此殿。乃施錢數十萬。農師徐海州告別。公曰。菜又貴。

也。自海移蔡，召入爲右丞，無爲湯氏繪公像供奉。公見夢乞其孫女出家，覺語其妻，秦惡之。他日，女死，秦投像於江，會疫廢其左臂，湯請見公數之曰：爾棄我江，至長蘆，乃濟湯，慚負請死。繼潭商至，公笑曰：謝汝相救，商袖出像云：得之長蘆江中。哲宗未立，元子中宮遣寺人致禮，以問書。今日吉人，蓋徽廟諱也。元符中，鹽城時叟有請，告曰：爾亟歸。九月，中有道者來，宜善待，仍布施。至期，暴客夜集其門，時悟出迎，設酒殺金帛慰遣，遂免陵暴。三年，上元張燈，前二日，公以杖擊之，盡數日。哲廟遺詔至，崇寧二年八月，忽於殿墀望闕致敬。壬申詔曰：朕聞皇帝問道於廣成，放勳往見乎姑射，蓋惟有道之主，能遵全德之人，以爾體性抱神，深不可測，心通夙慧，澹泊無爲，不出戶庭，四方宗仰，宜隆褒命，益顯真風，亟其來思，毋執謙退，可特賜號虛靜冲和先生，令運使許彥致禮敦遣赴闕。至京師，館於上清儲祥宮之道院，屢召入，常服白紵元都衫，華陽巾，麻鞋，大條，與上從容言，不替俚語，每有忠規，語祕弗傳也。許肩輿歷嬪御閣，投金珠盈其懷，公解帶委於地而不受，嘗小遺殿上，人止之，公弗顧。三年乞歸，會二月二十六日，公誕日，降香，設千道齋，賜五嶽金冠，象簡，密雲銷金，上清服，詔畫像二，命親書生身受度等語。四年八月，賜勅書，令發運使胡師文禮遣赴闕。既至，會解池水溢，詔問之，對曰：業龍爲害，惟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鐵符，龍震死而鹽復。五年告歸，大觀元年，許大方攝郡事，寫公真求贊，書曰：身色不自在，猶如脆瓦坯，色盡還歸土，神移別受胎，籍如空裏月，輪轉幾千回，掉頭不識面，元作阿誰來。公詩頗不常作，而援筆立就，略無停思。二月甲子，出門望西北稽首，大方問之，公曰：我欲去矣。大方曰：欲覲邪？遂以聞。是日，詔建仙源萬壽宮，及有召命，外庭未知也。行日過闌闔，謂觀者曰：二翁不來矣。蔡京素敬事公，因設食，公取菜覆於地，問終身，曰：東

明及將死於潭之境。趣就僧舍。問其處。曰東明寺也。是歲令侍童理髮。或旬日不止。問其故。笑而不言。二年正月。默坐不飲食。至六旬時。云世上悠悠。不如歸休。三茅劉混康亦召至。公曰。劉先生去。我亦去矣。四月丁酉。劉先生解化。二十日庚子。上清知宮晨夢人叱云。起。天帝召神公。亟起問訊。無恙也。日暮。公擎手叩齒。四顧長揖。已曲左肱而臥。白氣自頂出。西北去。空中聞鶴唳。公逝矣。壽七十有六。值歲早熱。氣已蘊隆。七日而斂。四體可屈伸如生。異香達於宮外。上聞。駭嘆久之。贈大中大夫。委內侍劉愛等視喪。歸本部給葬。用四品禮。九月庚申。葬城東響林原。宣和中。建昇真觀。以奉祀。初老農錢甲。每見公呼鄰舍。泊卜葬。惟響林兆吉。而未合制度。東畛卽錢氏也。錢悟。舉地以獻。公三召至闕。以恩度弟子三十八人。賜紫及師名甚衆。官親族二人。再賜父穎宣。教郎。母張蓬萊。郡君。所生李永嘉。郡君。奏建妙真觀。度劉崇仙。張貧女爲女冠。二人者。常至觀。獻果實。公取二果。噓而與食。遂辟穀。容色如少女也。公初修觀。每日有大施主。至崇寧末。以片紙授張崇真。書仙源萬壽。踰年。改建是宮。公每行廊廡間。必擊柱嘆息。如有所恨者。泊仙去。上勅有司。促成新宮。至紹興辛亥。火於兵。無孑遺矣。公再召後。年七十餘。灑掃淨穢。無一日廢。郡人家有圖像事之。事無細大。咨而後行。向化。遷行。不敢萌非心。有過必憚見。每戒人曰。修福不如避罪。廣求不如儉用。若服餌求神仙不死術者。尤不取。所閱人不可備舉。至驗於數十年後。非特知來而已。皆隨根器。以示誨誘。大要使人知賦分有定。而乘除得以避就。善惡可以消長。一見卽書。或示以言。隱而顯。簡而盡。其以字假借。離合增損。及摘經中語首尾以告。雖巧者。注思不能到也。其徒之四方者。預求公字置像前。俾來者射取。無異親見。凡有隱惡者。見之。必摘發使悔。宿州陳生致禮虔甚。公酌水使飲。至於三辭。曰不

可強矣。叱之曰：汝不能此。河中人奈何。陳泚顛錯，不能對。遂入道。蓋營利人之財，溺而不救也。或欲詰盜，問所亡幾何。曰：三十千。公怒罵曰：竊三十千，汝以爲盜乎。三十年後，有朝服爲盜者矣。其因事警世類如此。小校濮真，病痿，數人掖而前。公杖掖者走，又杖真，真不覺投杖而逃。錢媪至，公勞苦之。媪曰：髮白奈何。公手拂其鬢，皆變鬢黑。陳護女疾，公兩嚙其頸，復欲嚙女，啼而走。公曰：冤不可解也。是夜縊死，視之，其繩三股，斷其二，而一存焉。在觀，應酬無虛時，而神遊萬里之外，無所不至。有同日見者，或非雅素，夢授藥，愈其疾。他時望見敝舊，其所夢乃公也。遇齋，帑空無時，攜數百錢，畀主首市蔬，斲葷，意積鏗，闕亡入戶，忽有盃水在地，踐之而仆，亟起振袂，公儼然坐榻上。形解後，刻檀像於虛靜庵。政和八年九月辛卯，日有神光，仍墮淚，食頃乃止。識者喻焉。今禱於祠者，探籌以代公語，無不契合。祈陽雨若響，答雖亡，猶存云。周處士名恪，字執禮，海陵人。贈工部侍郎，敬述五世孫。和州法曹定國之子也。元祐初，再舉進士，下第，頗鬱鬱不得志。既壯，不娶，嘗從郡學，釋奠，方坐以待事，忽大呼仆地，不知人。閱四日而蘇，問之云：吾誦老子書，至谷神不死，若有人舁坐榻，行數步，吾駭而呼，不覺其仆，且久矣。因取儒衣書焚之，曰：誤我此生者，非汝也。邪。自此動靜顛異，人直以爲狂耳。先是徐神公語人云：周家門前石生青毛，當得仙矣。已而果然。人始敬之。家武烈帝祠側，未嘗遠遊，忽有老農負瓦木爲葺精廬，曰：向病亟，賴先生至，以良藥起死，乃知其出神也。族叔注爲推官，常呼曰朝議。後階逼卿監，不求改官者十五年。壽踰八十，蔡卞守揚州，遣使遺酒，旬日不授報書。賓至命酒，寒酌曰：喫個冷。揚州使來請書，問太尉面目端正乎。使反命，則一夕病風，口目斜矣。州士掾吳令璋告別，迎呼相公，令璋心獨喜自負。既從調，乃相州工曹耳。宣和中，屢召不起，謝使者。

曰。吾太平衰末之人也。蔡京嘗奉書。且俾大漕與郡守勸駕。先生臥不啓戶。而危言嚙京。不肯就駕。朝廷知不可致。乃止。復詔曰。朕躬妙道。以宰制萬有。旌達士以表迪羣倫。庶幾清淨之風。丕變澆漓之俗。爾精微自得。淳白不踰。守虛澹以爲常。損紛華而無累。宜加美號。以示恩休。可特賜號守靜處士。視朝奉大夫。仍賜五品服。先生服命服。常自號赤局右僕射。燕服必衫帽破敝。亦不修飾。自贊曰。周四十五衣破不補。土木形骸。神氣所聚。四十五其行第也。獨處一室。臥起方丈間。食酒肉如平時。而無更衣之所。畜一白鼠。或去或來。飲食同之。賓至以水酌茗。或擷屋苦煮水以啜。其甘如飴。親族相率攜酒。殺以謁先生曰。何故無某物。對曰。無是。曰。物在某處。皆相視而笑。不能隱。先生音聲如鐘。不以詞色假人。皆望而畏之。行有負。雖高爵重位。一見叱罵。不少卹。故鮮有見者。建炎二年三月戊戌。裴淵陷城。殺掠焚蕩。民死什七八。先生於是且七十矣。攘袂詬賊。一卒擊其首。流血污衣。先生曰。恪血恪血。不得洗。須臾擊者至前。嘔血死。是歲不飲食。歷數旬。無疾側臥而化。目不瞑。神光射人。燁如也。初發殯。重莫能勝。漸輕若虛器。然略約兩夫荷之。初元祐中有陳豆豆者。不知何許人。披方毯。無他服。冬夏不易。行丐於市。郡人朱醫見其死。瘞之矣。歷四十年。復至。朱識之。始以爲異人也。居福田院。攜小籃貯書卷。見可人。卽付與。得錢物。復施丐者。人呼陳毯被。嘗與唐道人謁先生。笑語竟日。所言他人莫能解也。宣和末。示化。葬神公之西。先生與唐道人相繼同域。號三仙墳焉。

唐先生名甘弼。海陵人。爲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屨。解衣濡水滌橋。裸裎褻語。見者遭嫚罵。家人以爲狂。圍於別室。悉毀臥具。爲坎窞。寢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襦。

僅蔽膝。負敝衣於左肩。蓬首胡髯。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徜徉井閭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于休咎。人始異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於地。或委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餅。漬渠泥啗之。得酒或覆於几。又祭之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有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間以飲食爲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於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資。則終日勝。酤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常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詈。先生不復往。數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燬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遊者。亦憚其來。其來也必有異。晨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翻衽。衣衾淋漓。顧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旣而聞一婢自經。系絕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甕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標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刦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於酤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膚容不霑潤。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人間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閻羅。聞者愛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書曰。十三日硬齊。又問。書曰。十三日軟齊。蓋僞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於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倒。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於隙屋。張覺之。體已灼爛。索寢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搯燔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旣自焚矣。住世六十餘歲。葬嚮林原。歲餘。

後有離商見先生於江西而蜀人亦見之於青城云。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賊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神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卽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青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甚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陳氏老傳

陸游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買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裙。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

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概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書包明事

陸游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爲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噓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二公事

陸游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亦薄贖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鐵或遣以銀盃辭不取好強客弈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

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良齋。晨興烹豆粥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亦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孟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弈棋。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林靈素傳

趙與時

林靈素初名靈噩。字歲昌。家世寒微。慕遠遊。至蜀。從趙昇道人數載。趙卒。得其書祕藏之。由是善妖術。輔以五雷法。往來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多厭之。政和三年。至京師。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遊神霄宮。覺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知常素不曉。告假。或告曰。道堂有温州林道士。累言神霄亦作神霄詩。題壁間。知常得之。大驚。以聞。召見。上問有何術。對曰。臣上知天宮。中識人間。下知地府。上視靈噩風貌如舊識。賜名靈素。號金門羽客。通真達靈玄妙先生。賜金牌。無時入內。五年。築通真宮。以居之。時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太乙西宮。建仁濟亭。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宮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仍設長生大帝君。青華大帝君。像。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皆靈素所建也。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經醮儀。校丹經靈篇。刪修注解。每遇初七。升座講聽。講皆宰執百官三衙親王中貴士庶。觀者如堵。講說三洞道經。京師士民始化奉道矣。靈素爲闕不一。上每以聰明神仙呼之。御筆賜玉真教主神霄凝神殿侍宸。立兩府班上。上思明達后。欲見之。靈素復爲葉靜張致太香之術。上尤異之。謂靈素曰。朕昔到青華帝君處。獲言改除魔髡。何謂也。靈素遂縱言。

釋教害道。今雖不可滅。合與改正。將佛刹改爲宮觀。釋伽改爲天尊。菩薩改爲大士。羅漢改爲尊者。和尚改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有旨依奏。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立藏十二人。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太子乞贖僧罪。有旨胡僧放。道堅係中國人。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開寶寺。前令衆明年京師大旱。命靈素祈雨。未應。蔡京奏其妄。上密召靈素曰。朕諸事一聽卿。且與祈三日大雨。以塞大臣之謗。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乃神霄甲子之臣。兼兩部。與之同告上帝。文卿既至。執簡勅水果。得雨三日。上大喜。賜文卿神霄凝神殿侍宸。靈素眷倚益隆。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人探問。香氣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到宮。見壁間有詩云。捻土焚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太平無事張天覺。四海閒遊呂洞賓。京城印行。繞街叫賣。太子亦買數本。進上大震怒。捐賞錢千緡。開封府捕之。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送。大理勘招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不喜改道。故云。有旨斬馬行街。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上表乞歸本貫。詔不允。通真有一室。靈素入靜之所。常封鎖。雖駕來亦不入。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椅桌。金龍香爐。京具奏請上親往。臣當從駕。上幸通真宮。引京至。開鎖。同入無一物。粉壁明窗而已。京惶恐待罪。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救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是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骨。不允。秋九月。全臺上言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靈素卽時攜衣被行出宮。十一月。與宮祠温州居住。二年。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大守閔丘顎。乞與繳

進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生前自卜墳於城南山，命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可掘穴深五丈，見龜蛇便下棺，既掘不見龜蛇而深不可視，乃葬焉。靖康初，遣使監温州伐墓，不知所跡，但見亂石縱橫，強進多死，遂已。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今温州天喜宮有御題云：太中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真宮林靈素。

記外大父祝公遺事

朱熹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于州鄉。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頗能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能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醇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爲謀昏，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返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匱旁，不忍跣步離去。路人皆爲太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爲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已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臥者，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後返。日以爲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記。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尤不由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于時亦爲諸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

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勅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窳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二千餘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罪。公爲變姓名。崎嶇遁逃。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屢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次卽先夫人。德性特似公。其行事自見家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及長。從先君游。聞伊洛之風而悅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旣先卒。叔舅後公不逾年亦卽世。今惟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居劍之尤溪。而康國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王父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己。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于此乎。竊感陶公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述程公遺事。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勵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父豪俠不羈。蚤從黃太史游。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爲更名林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爲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氏尙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有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淒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於此云。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任燮

紹興初。秦檜議和。割唐鄧遺虜。以襄陽三十里前爲境。三十二年。逆亮敗盟。自率衆兵渡淮。窺江。遣劉蕡一軍。由光化順流徑薄。襄陽城下。亮意不在襄漢。但分兵使相牽。亮敗死。蕡亟撤去。唐鄧民開門納官軍。明年春。高宗視師建康。命中書舍人虞公宣諭川陝。然陝西之師。非京西合勢。莫可進討。非京西屯守。莫可牽制。故陝西之勢。其重乃在京西。爲今日最急之策。宜速以重兵據碓山一帶之險。以保唐鄧。時王彥取陝西數郡。兵止六千人。屯商州。公奏乞駐兵唐鄧。令吳拱分精兵二萬人。從鄧州路與王彥會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虜兵不得援長安。以萬人與王彥合力取長安。吳璘姚仲徐擁大兵震關輔。使陝右虜兵無援。可不戰遁去。會吳璘破大散關。進兵向西北。與虜相持德順。而吳拱乃被旨屯鄧州。公又奏。郢去唐鄧數百里。緩急難以相應。且唐鄧無屯兵。恐京西虜兵無所顧忌。引兵向陝。以助合喜。則吳璘未必成功。或使成功。用兵力亦倍。乞且令吳拱李道於襄陽歇泊。仍更兵戍唐鄧。若京西之虜。分兵向陝。則令引兵擣其虛。未報。是歲六月。壽皇受禪。和戰議未決。論者多欲棄陝西新復州郡。公亦奏乞歸班。而吳璘在德順事急。約公會議。公至秦州。又具劄子與汪澈同申前議。乞以重兵據唐鄧。分兵二三萬人。由內鄉出商於。守潼關。焚大慶橋。與王彥合勢。取長安。因長安之糧。可取河南。因河南之糧。會諸軍。可取汴。兵力既全。饋運亦省。至于兩河。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無何。省符以公知夔州。繼被旨留吳璘軍前議事。又起赴行在。遂詔吳璘班師。盡棄陝西新復州郡。公還奏事殿上。以笏畫地。爲陝西形勢。論辨甚悉。上憮然有悔意。以公知太平州。襄陽有警。再召公除兵部尙書。河北京西制置使。節制趙撙。王宣軍馬。公陛辭。卽于上前論。今新復州郡。雖陝西已棄。而唐鄧海泗尙存。唐鄧爲荆襄藩籬。且平原廣袤。實爲恢復勝勢所在。

決不可棄。既至襄陽，卽與諸將議城唐。時虜已遣使議和，必欲求割唐鄧海泗四郡。朝廷遣胡昉還聘，虜留之，聲言沙河造橋，襄葉置烽燧，必欲取唐鄧。公知虜恐我得唐鄧勝勢，則中原人心自歸，其憂大矣。故絕欲市和，以得唐鄧。于是章凡十餘上，乞不棄唐鄧。其後竟城唐公之城，唐公或言虜重兵壓境，公料虜自逆亮之殞，兵散馬多死，契丹渤海益張，兩河民日起，必無能爲。公乃行以數百騎出唐城，欲至赭陽陂，以安衆心。遣人伺虜，還言虜將蕭定遠聞官軍在唐，以四千騎走汴矣。公遂還唐鄧間，士民爭持酒來獻。羅拜馬前，乞朝廷勿棄二城。公皆勞勉之，歡悅而去。會和議成，將割地，初公上章，剴切有云：朝廷必欲割唐鄧，臣卽挂冠而去。至是遂上句老之章，有旨赴闕。以戶部尙書韓仲通制置荆襄，割唐鄧海泗以和。贊嘗論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之從，蓋無以爲之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閒，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安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倖，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忠肅虞公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乃專意保唐鄧，虜亦覺之，請和以求割地益堅，惜乎和則堅矣，而天下勝勢孔明之所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未獲收其功也。因具著之，以明天下形勢之所在，俾後有考焉。紹熙二年上元眉山任燮述。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尙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基年

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爲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一是居士傳

鄭思肖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于宋。長于宋。死于宋。今天下人悉以爲非趙氏天下。愚哉。嘗貫古今六合觀之。肇乎無天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于其間。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邁歷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于其父。前乎無前。後乎無後。滿眼惟父。與天同大。寧以生爲在。死爲不在。邪。又寧見有二父

邪。此一是在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于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由之行。則我爲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綱常。配至道。立衆事。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皆不越于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僞富僞貴芻豢之。居士生而弗靈。幾淪于朽棄。長而明。始感父母恩。異于他人。父母恩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雪。遇之。過于貧人。獲至寶爲悅。不飲酒。嗜食菜。薦飯得菜。欣然。飯速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足迹及人門。癖于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達旦不寐。作諷詠聲。辭多激烈意。詩成章。數高歌。輒淚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棄忘生事。盡日遂幽閒之適。遇癡濁者。則急去之。多游僧舍。興盡卽飄然。懷終暮坐。不去。寡與人合。間數月。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居。與時爲仇讎。或癡如哆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衆環指笑。良不顧。常獨游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哭。氣潤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恥與之偕。破衣垢貌。晝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尙確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歸于正。愚又甚衆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眞識之。識其人不識其心。非識也。能識一是之理。則眞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歟。故作一是居士傳。

登西臺慟哭記

謝翔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余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漳水湄。後明年公以事過張睢陽及顏杲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具在。可考也。余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

每一動念。卽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眄。悲不敢泣。又後三年。過姑蘇。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始哭公焉。又後四年。而哭之于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于子陵之臺。先是一日。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渚。登岸謁子陵祠。憩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于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余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余且老。江山人物。隳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南來。滄溟滄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于是相向感喟。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人始驚余哭云。適有邏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爲詩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留。登岸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余與丙獨歸。行三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詩來。言是日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旣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游之偉。余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游亦良偉。其爲文詞。因以達意。亦誠可悲矣。余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余心。後之人必有知余者。于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在乙丑云。

北夢瑣言

孫光憲

皮日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上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

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諸子，必斥乎經史。聖人之賊也。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不能通其義者，科選請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其略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死後，則萬世可知也。又云：孟子荀卿翼輔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能嗣其美者，其唯韓愈乎。日休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幼攻文，隱于鹿門山，號醉吟先生。初至場中，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其如一日何？對曰：侍郎不可以一日而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爲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爲錢鏐判官。

畢誠

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尙爲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爲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載爲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之爲舅除其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恆相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缺，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除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王蜀僞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興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念之，泊迭秉蜀政，欲爲楊會除馬長，以酌之。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侍，而博一虛名馬長乎？後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矣。

韋薛輕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爲荆南留後。時宰相韋說鄭珽。舅甥姻婭也。朱梁太祖時。皆得制方面。高氏以貴公子。任行軍司馬。常以歌筵酒饌。款待數公。日常宴聚。求取無恆。皆優待之。後莊宗過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懼。高王單騎入覲。韋鄭二公。繼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達時變。復存舊態。薛澤除補闕。韋荆除春秋博士。皆賜緋。咸有德色。匆匆辦裝。卽俟歸朝。視行軍蔑如也。李載仁。韋說之甥。除祕書郎。劉誶。鄭珽之妹夫也。除毛詩博士。賜緋。爾後韋屢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載仁遷延。自以先德遺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顯言。竟不離高氏門館。劉誶無他才望。嗜酒。口受新命。殊無行意。日子高氏情敬不衰。然則美醞肥羜之所引也。無何以疾終。高氏贍給孤遺。頗亦周至。未間洛下有變。明宗入統。南方強侯。人要姑息。韋鄭二相皆罷去。韋薛尙踰荆楚。明年保最嗣襲。辟李爲掌記。他日錄其長息爲子壻。第三子皆奏官。一門朱紫。韓如也。劉誶三子。迭加任遇。三孫女適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祿食。亦足稱也。韋荊州幕而卒。薛澤攝宰而終。豈自掇乎。亦命也夫。

嚴遵美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闔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爲供奉官。袴衫給事。無乘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廡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楊復恭。奪宰相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貓一犬。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犬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玄爲季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闔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未必俱爲

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大過。以致怨怒。蓋邦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於晉。殆斯比也。

李光顏

李光顏有大功于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嘉婿。因從容。乃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冀光顏以子妻之。他日又言之。光顏乃謝幕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者乎。某自己選得嘉婿。諸賢未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爲某女之匹也。卽擢升近職。仍分財而資之。從事聞之。咸以爲愜當矣。按光顏居鼎盛之朝。慮弓藏之禍。事當遠害。理在避嫌。豈敢結強宗。固墮本志者歟。與夫必娶國高。求婚王謝者。不其遠哉。

砂俘效

陳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拘子。蜀人號曰。俘鬱旋。乾土爲孔。常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愚有親表。曾得此物。未嘗試驗。愚始遊成都。止於逆旅。與賣草藥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少年。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俘。與陳氏所說。信不虛語。李生亦祕其所傳之法。人不可得也。武陵山出媚草。無賴者以銀換之。有因其術而男女發狂。罹禍非細也。

王珙

唐給事中王祝。名家子。以剛鯁自任。黃寇前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桓江湖。甚有時望。及詔徵回。路經于陝。時王珙爲帥。頗兇暴。然祝將來必居廊廟。亦加禮待之。祝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列女

樂斂容白祝曰。某雖鄙人。叨忝旄鉞。今日多幸。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廁子姪之列。祝堅不許。琪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命將吏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悉投黃河。盡取其囊橐。以舟行沒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時祝有一子。行至襄州。亦無故投井而死。

韓定辭

唐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試幕客馬。或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巔壑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或詩雖清秀。然意在徵其學問。韓亦於座上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妙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或復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時有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每當酒席。或頻目之。韓曰。昔愛晉文公分季隗於趙衰。孫伯符輟小喬於公瑾。蓋以色可奉名人。但慮倡姬不如賢者之願。願垂一詠。俾得奉之。或援筆文不停輟。作轉轉之賦。其文甚美。咸欽其敏妙。遂傳於遠近。或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巔壑之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

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行。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與諸葛殷。李悵悵不已。時諸葛殷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仇之。且請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亦依之。至期。荆氏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溫庭筠

唐溫庭筠。字飛卿。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行有缺。摺紳薄之。李上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試詩義。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也。宣宗賞焉。又藥有名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爲對。他皆此類也。宣帝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大參簿尉之類耶。帝曰。非也。謫爲坊城尉。其制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也。幽國公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章

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氏爐前金線柳。隋家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鹵公聞之。遺絹千疋。吳興沈徽云。溫曾於江淮爲親表。檜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爲舉人假手。侍郎沈詢知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於簾前謂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羅隱

羅隱。顧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綯。顧雖齷賈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之。風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於尾株之前也。羅既頻不得意。頗怨望。竟爲貴遊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寇事平。朝賢議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亦可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糝糠也。由是不果召。

陳敬瑄

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六設曲宴。卽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盃。破三十千。常有告設吏偷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之卮酒。拒而不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汚頭面。遽起更衣。左右驚憂。立候玉兒爲齋粉。更衣出卻坐。又以酒賜之。玉兒請罪。笑而恕之。其寬裕率皆此類。

南蠻

唐南蠻侵軼西川。苦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叢尙書作鎮。爲蠻寇憑凌。無以抗拒。高駢自東平移鎮成都。蠻猶傳蜀城。駢先選驍銳救急。人人背神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嫗大國。喜幸逾常。因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止而鳩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影洗還青。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詞甚清美。

向隱

唐天復中。成汭鎮江陵。監軍使張特進。元隨溫克修。司藥庫。在坊郭稅舍止焉。張之門人向隱比鄰。隱攻歷算。仍精射覆。無不中也。一日白張曰。特進副監小判官已下。皆帶災色。何也。張曰。人之年運不同。豈有一時受災。吾不信矣。於時城中多犬吠。隱謂克修曰。司馬元戎某年失守。此地化爲邱墟。子其誌之。他日復謂克修曰。此地更變。且無定主。五年後東北上有人依稀國親。一鎮此邦。二十年不動。子誌之。他日又曰。東北來者。二十年後。更有一人。五行不管。此程更遠。但請記之。溫以爲憑虛。殊不介意。復謂溫曰。子他時婚娶無男。但生一隊女也。到老卻作醫人。後果密敕誅北司張特進。與副監小判官同日就戮。方驗其事。成汭鄂渚失律。不還江陵。爲郎人雷滿所據。襄州舉軍奪之。以趙匡明爲留後。大梁伐襄州。匡明棄城自固。爲梁將賀環所據。而威望不著。郎蠻侵凌。不敢出城。自固而已。梁主署武信王高季昌。自潁州刺史。爲荆南兵馬留後。下車日。擁數騎至沙頭。郎軍懼。稍稍而退。先是武信王賜姓朱。後復本姓。果符國親之說。克修失主。流落洛宮。收得名方。仍善修合。賣藥自給。亦便行醫。娶婦後。唯生數女。盡如向言。唐明宗

天成二年丁亥。天軍圍江陵。軍府懷憂。溫克修上城白文獻王。具道此文獻未之全信。溫以前事累驗。必不我欺。俄而朝廷抽軍。來年武信薨。凡二十一年。而文獻嗣位。亦二十一年。迨至南平王。卽此程更遠。果在茲乎。

張勅

僞蜀先主王建。始攻圍成都。三年未下。其紀綱之僕。有無賴輕生勇悍者百輩。人莫敵也。建嘗以美言。唱之曰。西川號爲錦花城。一旦收剋。玉帛子女。恣我兒輩快活也。他日陳敬瑄田令孜。以城降。翌日赴府。預戒驕暴諸子曰。我與爾累年戰鬪。出死入生。來日便是我一家也。入城之後。但管富貴。卽不得恣橫。適來差張勅作斬斫馬步使。責辯於渠。汝輩不得輒犯。若把我面前。足可矜恕。或被當下斬卻。非我能救。諸子聞戒。各務戢斂。然張勅胸上打人。推疊通衢。莫有敢犯。識者以建能戒能惜。不陷人於刑。仁恕之比也。

王建

邛黎之間。有淺蠻焉。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卽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未參間。潛稟於都押衙。且俟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稍至乖方。卽教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衙之。亦要姑息。蠻蜒憑凌。苦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邛峽之南。不立一墩。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爲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因斷也。昔日之患三王。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

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竺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北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爲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知非奸細乎。

裴氏子

唐黃巢之亂。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趨漢中。纔發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行及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母詰之。女云。我爲滻水神之子。強暴誘我歸其家。其父責怒。以妄殺生人。遽笞之。兼遜謝撫慰。令人送來。而且夕未有所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爲苞。致於箱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又言。已有生處。悲咽告辭而去。

吳行魯

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當執僕廝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盧耽表爲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歷東川山東二鎮節度使。初行魯之在東川也。厲圖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行魯欲延辟之。厲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不能剪頭剃面。而趨事健兒乎。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結束而追之。張雲爲成都少尹。常出輕言。爲行魯醜殺之。

陳僕射

唐軍容使田令孜擅權。有迴天之力。嘗致書于許昌。爲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拒而

不與。邇後崔公移鎮西川。陳敬瑄與楊師立、牛勗、羅元杲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頭籌。制授右蜀節度。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妖人作彌勒會。窺此聲勢。僞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共翼佐之。軍府未諭。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事者覺其非常。乃羈縻之。未及旋踵。真陳僕射連轡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後命潁州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太師由閹宦之力。無涓塵之効。盜處方鎮。始爲妖物所憑。終亦自貽誅滅。非不幸也。

劉三復

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詣闕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礮确之地。必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敕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以朱崖靈柩歸葬洛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楊鑣

唐楊鑣。相國收之子。少年爲江西從事。秋祭大孤神。鑣悅神像之容。偶以言戲之。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詣鑣呼爲楊郎。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探顧。便希迴橈。以成禮也。故來奉迎。鑣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神女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於君。鑣不得已。遂諾之。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歸家理命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補闕薛澤與鑣有姻。嘗言此事甚詳。近者故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神

作第三兒可乎。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踰月而卒。

周藹

湘湖有大校周藹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致不肖子爭財紛詬。列于訟庭。慨此爲鑑。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轍。倘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邸。一夕。周校夢見揮霍告訴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爲異物矣。昨在通衢。急風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歸來。略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不旬日凶問至矣。自是傳靈語。均財產。戒子辭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復再來。

張楊妻

張楊尙書典晉州。外貯所愛營妓。生一子。其內蘇氏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爲子。居江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書。有人告以非處士之子。爾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張處士緘札。不告而遁歸京國。楊已死。至宅門。僮僕無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衆泣。取入宅。齒諸兒之列。名仁龜。有文學。修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

劉皇后

後唐太祖汴州上源驛之變。太祖憤恨。欲迴軍攻之。劉皇后時隨軍行。謂太祖曰。公爲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卽曲在於我。不如迴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班師。天復中。周德威爲汴軍所敗。三軍潰。

散。汴軍乘我太祖危懼，與德威議出保雲州。劉皇后曰：妾聞王欲棄城而入外藩，誰爲此畫？曰：存信輩所言。劉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兒也，焉顧成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也。王頃歲避難達鞑，幾遭陷害，賴遇朝廷多事，方得復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北蕃，遂止。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堵。劉后之力也。

羅弘信

中和年，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圍之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干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

何奎

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靈，銀肆有患白癩者，傳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聘，少鑲釧釵篋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爲此祟。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徹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鑲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器躡分，識者

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彭釘筍

唐彭濞間有相者彭尅明號彭釘筍言事多驗人以其必中是有釘筍之名九隴村民唐氏子家富穀食彭謂曰唐郎卽世不挂一縷唐氏曰我家粗有田隴衣食且豐可能裸露而終哉後一日江水泛漲潭上有一兔在水中央唐謂必致之乃脫衣泗水無何爲汎波漂沒而卒所謂一縷不挂也其他皆此類繁而不載。

李茵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李甚快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

岳麓僧

唐廣南節度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旅寓陵州多止佛寺仁壽縣主簿歐陽衍愍其衰老常延待之三伏間患腹疾臥於歐陽舍躡月不食慮其旦夕溘然欲陳牒州衙希取鍾公一狀以明行止。

鍾曰。病卽病矣。死卽未也。旣此奉煩。何妨申報。於是聞官。爾後疾愈。孫光憲時爲郡倅。鍾惠然來訪。因問所苦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干戈不進。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岳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卽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卽肋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與一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效。無何此公來報肋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洗沐。卻吞之。昨來所苦藥。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記之焉。

崔无斃

僞王蜀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遊三蜀。詞辯敏捷。羸有文章。因棲陽平。化爲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衆舉事而敗。妖輩星散。而嵩獨罹其禍。先是李嵩有書召玉局仙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士崔无斃。自言患聾。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楊德輝問曰。將欲北行如何。令崔書地作字。乃書北千兩割字。崔公以千插北。成乖字。曰。去卽乖覺。楊坐不果去。而嵩齋日就擒。道士多罹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駱山人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卽王武侯之屬也。廷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集簷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

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廷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王。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飛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恭要於中路。廷湊及入廟。神像已側坐。因而面東。廟宇至今尙存。廷湊清儉公正。勤於朝廷。惠於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張文禮滅之。

楊晟

楊晟始事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憫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周氏。旣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請。晟告誓天地。終不以非禮遇之。每旦未視事前。必申問安之禮。雖厄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郡。兵力不完。遽爲王蜀先主攻圍。保守孤壘。救兵不至。凡千日。爲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尅。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嗟而行戮。爲其設祭而葬之。

樂從訓

王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尋罷鎮。以河北安靜。於楊全玖有舊。避地浮陽。與其幕客從行。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賴。愛其車

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李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以輕騎數百，盡掠其橐裝，姬僕而還。賓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卻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兇誕也如此。彥禎父子尋爲亂軍所殺。

醫術

元頴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曾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京城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姨姝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切不可令病者知是誑給也。其姝僕遵之。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鱸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接，俄而設臺子，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中，久候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遂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郎君先因喫鱸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鱸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醬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請退謀朝餐，他妙多斯類也。

李罕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滑州酸棗縣。自旦及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卽僧號，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血流，爽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由此號李摩

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於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

河中幕客

相國劉瞻。父景。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奏。因題商山驛廁泉石。鄭大奇之。勉以進修。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平有藝。雖登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求餐。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軍容劉玄翼遊寺。見瞻文卷甚奇之。憐其貧。宴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州人。朝無彊援。謂僧曰。某雖閒棄。必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人。府尹祖之前之。輕薄幕客。呼瞻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瞻對曰。得路卽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旋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韋岫

唐丞相盧攜。大中初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慧。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尙書岫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此卜之。他日必爲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廊廟。獎拔岫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率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氏諸季乎。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餞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館之於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因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

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司空逃難於終南山。畋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岐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于畋所。畋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壠。以弔之。無不墮淚。咸伏其義也。

楊鼎夫

進士楊鼎夫。富於詞學。爲時所稱。頃歲會遊青城山。過皂江。同舟者約五十餘人。至於中流。遇暴風漂蕩。其船抵巨石。傾覆於洪濤間。同濟之流。盡沉沒底。獨鼎夫似有物扶助。既達岸。亦困頓矣。遽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云。元是鹽裏人。本非水中物。鼎夫未及致謝。旋失老人所之。因作詩以記。後歸成都。話與知己。終莫究鹽裏人之義。後爲權臣安思謙幕吏。判推鹽院事。遇疾暴亡。男文則以屬分料鹽百餘斤。裹束將上蜀郊營葬。至是鹽裏之詞方驗。鼎夫舊記詩曰。青城山峭阜。江寒欲度當時作。等閑棹逆狂風趨近岸。舟逢怪石碎前灣。手攜弱杖倉皇處。命出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記雀銜環。

梁新趙鄂

唐崔鉉鎮洛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絕。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搥汁。折齒而灌。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召至。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尙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

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卽有一法。請官人剝喫消梨。不限多少。咀訖。不及捩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簡賈消梨。馬上旋駝。行到家。旬日唯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得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爲延譽。官至太僕卿。

馬處謙

扶風馬處謙。病瞽。厥父俾其學易。以求衣食。嘗於安陸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祕法。子能從我學之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誠之曰。子有官祿。終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趙匡明棄荆入蜀。因隨至成都。王先生嘗令杜光庭先生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卽七十二兩也。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卒。

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梁時不得意。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校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奉詔宣慰青齊。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豆盧革。革說至於貶斥。又以毀訾宰相。責授嵐州司馬焉。

李德裕

唐大和中劉禹錫爲賓客。時李德裕同分司東都。禹錫因謁於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爲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塵土蒙覆。既啓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迴吾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爲言。楊牛卽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類。

楊收

唐丞相楊收。貶死嶺外。於時鄭愚尙書鎮南海。忽一日賓司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尙書。愚驚駭。以收近有後命。安得來此。乃延接之。楊曰。某爲軍容使。楊玄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復仇。欲託尙書宴犒。兼借錢十萬緡。鄭諾之。唯錢辭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愚曰。若此則固得遵副。從容長揖而滅。愚令於北郊。具酒饌素錢以祭之。楊猶子有典壽陽者。見收乘白馬。臂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今上帝許我殺讎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也。俄而楊中尉暴得疾而死。蜀毛文錫其先爲潮州牧。曾事鄭愚。熟詳其事。

令狐綯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綯。君臣道契。人無間然。舍人劉蛻者。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令狐。綯而不言其人。其間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又以子弟納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劉託以腹心。都不疑慮。因爲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焉。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不

躋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與崔盧抗衡。凡是當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人以此少之。

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新羅國起高樓，厚齎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初除京兆府參軍，恩地卽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制書未行，先召涓密語，廷辟之命。欲以牋奏任之，戒令勿泄。涓拜謝辭出，速鞭而歸。遇友人鄭寶，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懇謁，涓遽以恩地之辟告之。寶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薄。涓制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逮車發日，自灞橋乘肩輿，門生成在長樂候別。京兆長揖馮曰：勉旃。由是翬浮之譽，徧於縉紳，竟不通顯。間又涉交通中貴，愈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屬至御史大夫。

高駢

乾符中，太尉高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別史衙。對郡山頂上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徒禮讚，螺唄間作。駢聞，命軍候往悉擒械之。來晨，笞背逐去。召將吏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故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人髡。人髡據此寺爲寨，凌脅州將。果叶所言，時稱駢好妖術，斯亦或然之驗歟。

梁祖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策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坂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

曰是烏鳴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此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匆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郡將高行思爲賊所殺，張歸宇爲殿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五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

纂異記

李攷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辯古昔，多以臆斷。旁有議者，必大言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劍，滅暴秦，翦強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止。是夕纔寤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高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難逃。」王生頓首曰：「臣常覽大王本紀，見司馬遷及班固云劉媪，而注云烏老，及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聞之於師，載之於籍，炳然明白，非臣下敢出於胸襟爾。」漢祖益怒曰：「朕廟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媪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恃酒喧於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西南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方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而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退曰：「太公遂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其君親者，尙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王生曰：『王即

位會羣臣置酒前殿獻太上皇壽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常以臣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親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祖默然良久曰斬此物汚我三尺刃令搦髮者擱之一擱惘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張生

進士張生善鼓琴好讀孟軻書下第遊蒲關入舜城日將暮乃排闥聳轡爭進因而馬蹶頃之馬斃生無所投足遂詣廟吏求止一夕吏指簷廡下曰捨此無所詣矣遂止初夜方寢見絳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書生生遽往帝問曰業何道藝之人生對曰臣儒家子常習孔孟書帝曰孔聖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與孔同科而語生曰孟亦傳聖人意也祖尙仁義設禮樂而施教化帝曰著書乎生曰著書七千二百章蓋與孔門之徒難疑答問及魯論齊論俱善言也帝曰記其文乎曰非獨曉其文抑亦深其義帝乃令生朗念傾耳聽之念萬章問舜往於田號泣於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問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答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怨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詞憮然歎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謂矣朕捨天下千八百二十載暴秦竊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國蒙蔽羣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後經史差謬辭意相反鄰於該諧常聞贊唐堯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蓋明無事也然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至於滔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則與垂衣之義乖矣亦聞贊朕之美曰無爲而治乃載於典則云賓四門齊七政類

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流其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夫如是。與無爲之道遠矣。今又聞號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於父母。而訴於旻天也。何萬章之問。孟軻不知其對。傳聖人之意。豈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謂生曰。學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顧左右。取琴曰。不聞鼓五絃。歌南風。奚足以光其歸路。乃鼓琴以歌之。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傳。歌訖。鼓琴爲南風弄。音韻清暢。爽朗心骨。生因發言曰。妙哉。乃遂驚悟。

劉景復 又見續補侍兒小名錄

吳泰伯廟在東閭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黨。合牢醴。祈福於三讓王。多圖善馬。綵輿。女子以獻之。非其月。亦無虛日。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糺合其徒。以綃畫美人。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牆壁。會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於廟之東。通波館。而欠伸思寢。乃就榻方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而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藝甚精。而色殊麗。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酒一盃。與歌。逡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適館中祖筵者也。生飲數盃。醉而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弄調。邏渺發。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漕漕奔滉滉。浪聲波翻倒溟溟。小絃切切怨颼颼。鬼泣神悲低悉率。側腕斜挑掣流電。當胸直戛騰秋鶴。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年前事。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袵皆漢民。不省胡塵暫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咨唐突。玄宗未到萬

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漢天。怨氣衝霄星躔李。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閉閑卒。河隄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矻矻。今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起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旣成。劉生乘醉落汨草札而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有不樂者。妬色形於坐。王恃酒以金如意擊侍兒首。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繪素。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浮梁張令

浮梁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計。秩滿如京師。常先一程置頓。海陸珍美畢具。至華陰。僕夫施幄帳。陳樽壘。庖人炙羊方熟。有黃衫者。據盤而坐。僕夫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坊弋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欲求其帥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黃衫者告。張令曰。勿叱。召黃衫者。問曰。來自何方。黃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鍾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願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勸之。一足盡。未有飽色。令又以盃中餽十四五啖之。凡飲二斗餘。酒酣。謂令曰。四十年前。曾於東店得一醉飽。以至今日。令甚訝。乃勤懇問姓氏。對曰。某非人也。蓋直送關中死籍之吏耳。令驚問其由。曰。太山召人魂。以將死之籍付諸獄。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觀乎。曰。便窺亦無患。於是解革囊。出一軸。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貪財好殺。見利忘義。人前浮梁縣令張某。卽張君也。令見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誰敢惜死。但某方強仕。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何術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計所直不下數十萬。盡可以獻於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答。百萬之貲。某何用焉。今有仙宮劉綱。謫

在蓮花峯。足下宜匍匐徑往。哀訴奏章。捨此則無計矣。某昨聞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輸二十萬。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數以許之。必得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荆榛蒙密。川谷阻絕。無能往者。令於是齋牲牢。馳詣嶽廟。以千萬許之。然後直詣蓮花峯。得幽徑。凡數十里。至峯下。轉東南。有一茅堂。見道士隱几而坐。問令曰。腐骨穢肉。魂亡神耗者。安得來此。令曰。鐘鳴漏盡。露晞頃刻。竊聞仙官能復精魂於朽骨。致肌肉於枯骸。既有好生之心。豈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頃爲隋朝權臣一奏。遂謫居此峯。爾何德於予。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齋一函而至。則金天王之書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爲上帝譴責否。乃啓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頃。天符乃降。其上署微字。仙官復焚香再拜以啟之。云。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竊官榮。而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全因苟得。今按罪已實。待戮餘魂。何爲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紓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狗爾一叱。全我弘化。希其悛惡。庶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無罪。仙官覽畢。謂令曰。大凡世人之壽。皆可致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惡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揚己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導歸途。無墮吾教。令拜辭。舉首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行十餘里。黃衫吏迎前而賀。令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字。吏曰。吾姓鍾。生爲宣城縣脚力。亡於華陰。遂爲幽冥所錄。遞符之役。勞苦如舊。令曰。何以勉執事之困。曰。但酌金天王願日。請置予爲闈人。則吾飽神盤惠矣。天符已違半日。難更淹留。便與執事別。入廟南柘林三五步而沒。是夕。張令驅車華陰。決

東歸計。酬金天王願。所費數逾二萬。乃語其僕曰。二萬可以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可受社於上帝。而私謁於土偶人乎。明旦遂東。至偃師。止於縣館。見黃衫舊吏齋牒。排闥而進。叱張令曰。何虛妄之若是。今禍至矣。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果決。俾吾答一飯之恩。無始終。悒悒之懷。如痛毒螫。言訖失所在。頃刻張令有疾。留書遺妻子。未訖而終。

芝田錄

丁用晦

呂元膺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碁。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請碁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碁者亦不安。乃以束帛贖之。如是十年許。呂寢疾將亟。兒姓列前。呂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卽慮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惘然長逝。

賈耽

唐相賈耽退歸第。急令召上東門卒至。耽嚴戒之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門卒稟命。自己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更無他異。直至門。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豔佚。如倡人之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二尼悉然。卒計曰。尼髣未之有也。因以搗痛擊之。傷腦流血。叫號稱冤。返走疾如奔馬。旋擊又旋傷其足。殆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已失所在。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別無異。

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異。耽曰：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打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

崔生妻

元和間有崔生者，前婚蕭氏，育一兒，卒。後婚鄭氏，蕭卒十二年，託夢於子曰：吾已得卻生於陽間，爲吾告汝母，能發吾邱乎？子雖夢不能言。後三日又夢如此，子終不能言。鄭氏有賢德，蕭乃下語於老家人云：爲吾報鄭夫人，速出我，更兩日，卽不及矣。老家人叫曰：娘子卻活也。夫人卜之曰：無生象，卽罷。來日家人又曰：娘子卻活也。鄭夫人再占，卜人曰：有生象，卽開墳，果活動矣。昇歸，鄭夫人以粥飲之，氣通能言。其說幽途，知撫育賢德之恩，又說初有一龜環遶某遺骸而去，數日又來環遶，將去復來，嚙某足指，則知前卜無生象者，龜止環遶而已。後云有生象者，是龜咬足指也。蕭氏與鄭氏爲姊妹，共居情若骨肉，得十年而終。

五原將校

五原遣將校往楊子請衣賜，校有所知，能承顧問。院官與之款曲，顧見項上有一肉環圍遶，癩痕可懼。院官與之熟，因詰其所來，具對昔歲巡邊，某衆五六百，深犯榆塞，遭虜騎掩襲，衆數千，悉是騎兵。此五百短兵，全軍陷歿，積屍爲京觀，其身首已異矣。至日入，但魂魄覺有呵喝狀，若官府一點巡者。至某官怒曰：此人不合死，因何殺卻？胥者扣頭求哀。官曰：不卻活，君須還命。胥曰：活得遂許之，良久而喝迴，又更約束，須速活，卻誤死者，胥厲聲唱喏，將某頭安在項上，身在三尺厚葉上臥，頭邊有半碗稀粥，一張折柄匙，插在碗中。某能探手取匙，抄致口中，漸能食，卽又迷悶睡著，眼開，又見半碗粥，匙亦在中，如此六七日能行策。

杖卻投本處。荏苒今日其癥痕是也。

崔蠡

唐崔蠡知制誥。日丁太夫人憂。居東都里第時。尚清苦儉嗇。四方寄遺。茶藥而已。不納金帛。故朝賢家不異。寒素雖名。姬愛子服。無輕細。崔公卜兆有期。居一日。宗門士人有謁請於蠡者。闈吏拒之。告曰。公居喪未嘗見他客。乃曰。某崔家宗門子弟。又知尊夫人有卜遠之日。願一見公。公聞之。延入與語。直云。知公居縉紳間。清且約。太夫人喪事所須。不能無費。某以辱孫姪之行。又且費用稍給。願以錢三百萬濟公大事。蠡見其慷慨深奇之。但嘉納其意。終卻而不受。此人調舉久不第。亦頗有屈聲。蠡未幾服闋。拜尚書右丞。知禮部貢舉。此人就試。蠡第之爲狀元。衆頗驚異。謂蠡之主文。以公道取士。崔之獻藝。由善價成名。一第則可矣。首冠未爲得。以是人有詰於蠡者。答曰。崔某固是及第人。但狀頭是某私恩所致耳。具以前事告之。於是中外始服名益重焉。

會昌狂士

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勅右軍采造。選其材合尺度者。軍司下盤屋山場。彌年未構。懸重賞。有工人貪賞。窮幽捫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羣。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長百餘尺。正中其選。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谷口。千百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淨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敝有一狂士。狀若術人。選材太息。惋咨唧唧。聲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糜之。其人略無所懼。俄頃主者執之。聞於君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中鋸解。至二尺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

曳渭流聽下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未去間長養於中。若爲殿柱。十年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吁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

甄異記

戴祚

夏侯文規

夏侯文規居京。亡後一年。見形還家。乘犢車。賓從數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設饌。見所飲食當時皆盡。去後器滿如故。家人號泣。文規曰。勿哭。尋便來。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輒來。或停半日。其所將赤衣騶導。形皆短小。坐息籬間。及廂屋中。不知文規當去時。家人每呼令起。翫習不爲異物。文規有數歲孫。念之抱來。其左右鬼神抱取以進。此兒不堪鬼氣。便絕不復識人。文規索水噴之。乃醒。見庭中桃樹。乃曰。此桃我所種。子甚美好。其婦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爲不畏。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見地有蒜殼。令拾去之。觀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

華逸

廣陵華逸。寓居江陵。亡後七年來還。初聞語聲。不見其形。家人苦請。求得見之。答云。我困瘁未忍見汝。問其所由。云。我本命雖不長。猶應未盡。坐平生時。罰撻失道。又殺卒反奴。以此減算。去受使長沙。還當復過。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當勤自勗勵。門戶淪沒。豈是人子。又責其兄不垂教誨。色甚不平。乃曰。孟禹已名配死錄。正餘有日限耳。爾時禹氣強力壯。後到所期暴亡。

野人閒話

景煥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嘗歸郛城別墅。過橋。見一嬰兒。以蕉葉薦之。泳憐其形相貌異。收歸哺養。爲子。六七年。能書。善譚笑。父母鍾愛之。過於親子。至十二歲。經史未見者。皆覽之。如夙習。人皆謂之神智。嘗獨居一室。中閱書。父母偶潛窺之。見一人持簿書。復有二童子。接引呈過。其子便大書數行。卻授之去。父母異之。來日。因侍立。泳款曲謂之曰。吾夜來竊有所覩。汝得非判陰府事乎。曰然。重問。則唯拜不對。泳曰。陰府人間。事意不同。吾不欲苦問。汝宜善保。子又拜。卻後六年。一旦白父母。兒只合與少卿夫人爲兒。一十八年。今則事畢。來日申時。卻歸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爲之出涕。泳問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來日申時。其子卒。故泳有退閑之志。未久。坐事遂罷。

文澹

前進士文澹。甚有德行。人皆推之。不三四歲。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纔五歲。學人誦詩書。頗亦聰利。無何。失足墜井而卒。父母憐念。悲涕不勝。後乃生澹。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胡蘆子。并漆毬香囊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憐惜過於諸兒。志學之年。詞藻俊逸。後應舉翰林范學士禹偁。坐下及第。澹之兄谷也。

趙尊師

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魃。令挈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無妖怪鬼物爲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爲精怪所惑。每臨夜。別梳妝。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

召人醫療。卽先知姓名。瓊迺奔請尊師解救。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卽不見。女迺醒。然自悟。驚駭涕泣。瓊遂碎鼉之首。棄於壑間。却詣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卽卻歸於案上。

王處回

王侍中處回。常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一旦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縵縷。山童從後。擎拄杖藥囊而已。造詣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挑杖奉謁。王公素重士。得以相見。因從容致酒。觀其談論。清風颯然。處回曰：弟子有志清閒。願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以適閑性。道士曰：未也。因於山童處取劍。細點階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二粒。種之。令以盆覆於上。逡巡去盆。花已生矣。漸漸長大。破長五尺。已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者兩苗。尊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則仙家旌節花也。命食不澹。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爲保愛。言訖而去。出門不知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天自在

利州市鄜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烟焰巨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階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鞞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髮垂鬢。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挽鬼眼睛。筆跡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重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筌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昶謂曰。此鍾馗若母指拈鬼眼睛。則更校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緝絹素畫一鍾馗。以母指拈鬼眼睛。并吳本一時進納。昶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母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併在母指。昶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段銀器旌其別識。

何昭翰

僞蜀度支員外郎何昭翰。嘗從知於黔南。暇日因閒步野徑。於水際見釣者。謂翰曰。子何判官乎。曰。然。曰。我則野人張涉也。余比與子交知久矣。子今忘我也。翰懵然不醒。因籍草坐。謂翰曰。子有數任官。然終於青城縣令。我則住青城山也。待君官滿。與君同歸山中。今不及到君公署也。遂辭而去。翰深志之。後累歷官。及出爲青城縣令。有憂色。釣者亦常來往。何甚重之。一旦大軍到城。劫賊四起。釣者與翰相攜入山。何之骨肉盡在城內。賊衆入縣。言殺縣令。斃而食之。賊首之子。自號小將軍。其日尋覓不見。細視縣宰之首。卽小將軍之首也。賊於是自相殘害。莫知縣令所之。後有人入山。見何與張同行。何因寄語妻子曰。吾本不死。卻歸舊山。爾等善爲生計。無相追憶也。自此人不復見。莫知所之。

楊于度

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獠。于闐園中丐乞于人，常飼養胡獠，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參軍行。李則呵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臥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獠即便起走，眼目張惶，佯作懼怕。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實巡檢內外主嚴重，人皆懼之，故弄此戲。）一日內廐，胡獠維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躡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于度善弄胡獠，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內廐胡獠亦在舍上窺覷。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獠來，手下胡獠一時上舍，齊手把捉內廐胡獠，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獠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獠乃獸，實不會人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獠鸚鵡犬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砂，尚變人心，人食靈砂，足變凡質。

洛陽搢紳舊聞記

梁太祖優待文士

張齊賢

梁主之初兼四鎮也，英威剛狠，視之若乳虎。左右小忤其旨，立殺之。梁之職吏，每日先與家人辭訣而入，歸必相賀。賓客對之不寒而慄。進士杜荀鶴，以所業投之，且乞一見。掌客以事聞於梁祖，梁祖默無所報。荀鶴住大梁數月，先是凡有求謁梁祖，如已通姓名而未得見者，雖踰年困躓於逆旅中，寒餓殊甚。主者留之，不令私去，不爾，即公人輩及禍矣。荀鶴逐日詣客次，一旦梁祖在便聽，謂左右曰：杜荀鶴何在？左右

以見在客次爲對。未見間有馳騎至者。梁祖見之。至巳午間。方退。梁祖遽起歸宅。荀鶴謂掌客者曰。某飢甚。欲告歸。公人輩爲設食。且曰。乞命。若大王出要見秀才。言已歸館舍。卽某等求死不暇。至未申間。梁祖果出。復坐於便聽。令取骰子來。既至。梁祖擲。意似有所卜。擲且久。終不愜旨。怒甚。屢顧左右。左右怖懼。縮頸重足。若蹈湯火。須臾。梁祖取骰子在手。大呼曰。杜荀鶴。擲之六隻俱赤。乃連聲命屈秀才。荀鶴爲主客者。引入。令趨。驟至階下。梁祖言曰。秀才不合趨階。荀鶴聲喏。恐懼流汗。再拜。敍謝訖。命坐。荀鶴慘悴戰慄。神不主體。梁祖徐曰。知秀才久矣。荀鶴欲降階拜謝。梁祖曰。不可。於是再拜復座。梁祖顧視陛下。謂左右曰。似有雨點下。令視之。實雨也。然仰首視之。天無片雲。雨點甚大。雷聲簷有聲。梁祖自起熟視之。復坐。謂杜曰。秀才曾見無雲雨否。荀鶴答曰。未曾見。梁祖笑曰。此所謂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是何祥也。又大笑。命左右將紙筆來。請杜秀才題一篇無雲雨詩。杜始對梁祖坐。身如在燃炭之上。憂悸殊甚。復令賦無雲雨詩。杜不敢辭。卽令坐上賦詩。杜立成一絕。獻之。梁祖覽之大喜。立召賓席共飲。極歡而散。且曰。來日特爲杜秀才開一筵。復拜謝而退。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大獲見知。杜旣歸。驚懼成疾。水瀉數十度。氣貌羸絕。幾不能起。客司守之。供侍湯藥。若事慈父母。明晨。再有主客者督之。且曰。大王欲見秀才。請速上馬。杜不獲已。巾櫛上馬。比至。凡促召者五七輩。杜困頓無力。□趨進遲緩。梁祖自起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敍謝數四。自是梁祖特帳設賓館。賜之衣服錢物。待之甚厚。福建人徐夤。下第。獻過梁郊賦。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徐賦略曰。客有失意還鄉。經

於大梁。遇郊垆之耆老。問古今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往昔。昔時之事跡。誰見今日之功名。目覩辭多不載。遂留於賓館。厚禮待之。徐病且甚。梁祖使人謂曰。任是秦皇漢武。蓋諛徐賦。有直論簫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憾其有此深切之句。爾梁既有移龜鼎之志。求賓席重言骨鯁之士。一日忽出大梁門外數十里。憩於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柯幹甚大。可庇五六十人。遊客亦與坐。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徐徧視賓客。注目久之。坐客各各避席。對曰。好柳樹。梁祖又曰。此好柳樹。好作車頭。末坐五六人。起對。好作車頭。梁祖顧恭翔等。起對曰。雖好柳樹。作車頭。須是夾榆樹。梁祖勃然厲聲言曰。這一隊措大。愛順口弄人。柳樹豈可作車頭。車頭須是夾榆木。便順我也。道柳樹好作車頭。我見人說秦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顧左右曰。更待甚。須臾健兒五七十人。悉擒言柳樹好作車頭者。數以諛佞之罪。當面撲殺之。梁祖雖起於羣盜。安忍雄猜。甚於古昔。至於剛猛英斷。以權數御物。遂成興王之業。豈偶然哉。

泰和蘇揆父鬼靈

蘇揆。濮州人也。業進士。太宗皇帝御試第二等及第。由廷尉平知吉州泰和縣。揆父歿十數年矣。有吉州衙將押綱上京。迴行次黃梅縣。宿於逆旅中。昏晚後。忽有一老人。皂衣裹短腳幘頭。策一驢。引一僮。可十六七。來逆旅中。逡巡於房中。出揖吉州衙將。與之坐。因語及泰和看親識。吉州將詢之曰。某吉州人。繫職州衙。自京迴。今往本州。與老父作伴同去可乎。且言泰和之親識何人也。老父曰。某姓蘇。有男名揆。叨忝登第。在泰和知縣。暫去相看。伊彼更無別親識。州將曰。泰和知縣。今本州通判同年也。通判卽向相敏中爾。某幸得伏事。某因便。願送老父至泰和。望知縣處略言某姓字。老人許諾。是夕州將命酒同飲。十

數盞。老人甚喜。明日同行。沿路州將買食同殮。老人亦不辭讓。同過渡至江州。老人沽酒。請州將同飲。始款狎無間然矣。至洪州同宿。明日將行。老父謂州將曰。某比約與公同往泰和。夜來思之。男已忝京察。知縣某行。李如是。託你先到泰和。報兒子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相接。吉之州將然其所託。曰。卽告辭先行。至家。未敢詣州公參。先往泰和。報知縣。轉榜子參。蘇揆出。州將拜起。頗恭。且曰。自黃梅與員外尊長同來。比約同至縣。及宿洪州之明日。員外尊父。忽令某先來報員外。請製新衣。借僕馬來。沿路等接。揆聞。未之信。且曰。先父歿十餘歲。莫誤否。州將曰。自黃梅同途來。同飲食。備說員外任泰和。特來相看。不虛。蘇問其年。顏身形。無二矣。又問繫裏衫衣。無二矣。揆降陞望鄉。大哭者久之。徐謂州將曰。揆父歿時。年顏繫裏衣。衫無小異。言訖。又慟哭。遂製新衣。畫僕馬。焚之。後數年。揆亦病歿。卽老父所乘驢。與僕何物也。與之語言。人也。飲食人也。物假爲之耶。鬼耶。神耶。時向相任吉州通判。余爲轉運使。備詳其事。而書之。豈語怪之嫌乎。

李少師賢妻

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留守齊王貴盛。兼鎮河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卽賢懿夫人所生。女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技藝。齊王與賢懿憐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殆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衆。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違。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女童。曉音律者。

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並服玩物同獻之。或辭以婢妾衆多。卽復擇其常常者歸己院焉。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側。令小蒼頭探之。旣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人院。備果酒時新物。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於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旣至。值戍卒竊發爲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得。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鞠之。獄甚急。垂餌虎口爾。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爲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卽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卽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送歸北虜。旣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於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侍人請之。旣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涕泣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之矣。某不憚遠役。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爲君計者。戎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馬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爲私禮。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迴。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百餘匹。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

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時爲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與免其過。既來謝。又何見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跡。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衆。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慳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妒忌疎財者。皆難事。况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憚爲之。况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與夫飾粉黛。弄眉首。蠱惑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爲女訓。母儀者甚多。余眼昏足重。心力減耗。聊舉其殊者。紀之於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耳。余客於李公門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虔州記異

余在江南。掌轉輸之明年。虔州有賊劉法定。房眷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法定爲盜魁。其徒且百數。州郡患之以聞。太宗皇帝命兩路巡檢使。併力除之。其徒因散去。時翟美東路巡檢。石義西路巡檢。官軍爲法定黨傷殺者亦衆。余求得法定鄉人徐滿者。少與之狎。徐滿壯健多力。日行數百里。嘗爲散從官。以過歸鄉役。余遣滿招之。赦其罪。許酬以廩鎮之務。不踰月。滿至。法定兄弟八人。投牒束身歸命。以求自雪。

再遣滿齋書委曲安慰之。期以旬日。先令詣虔州出頭。如約而至。時同巡檢殿直康懷琪。少年果敢。恥久不能擒。法定昆季之一人。轉運以片幅招之。悉來首罪。與知州尹玘。通判李宿。謀盡殺之。獨護戎韓宗祐。不之許。懷琪密與尹玘飛章以聞。且言此賊兄弟。膽勇過人。舊黨散潛山谷。忽有水旱之災。嘯聚凶輩。必爲州郡患。乞酷法殺之。朝廷可其奏。法定兄弟八人。活釘於市。數日。懷琪過之。法定等俱厲聲大罵曰。官中招出我。轉運使許我以不死。康懷琪與知州密計中我。使我兄弟同遭非命。地府下必訴爾。終不捨爾罪。懷琪怒。命左右以鐵鎚碎其手足。由是八人頃刻而死。棄尸野外。余未半歲。自京奏公事迴。泝流至虔州。懷琪乘舟三十許里相接。覩揖之際。連拜數十。但云某罪過。余自暫離洪州來上京。卻歸江南。往復僅四五個月。固未知法定之死。聞懷琪稱罪懇切。甚訝之。徐謂曰。且就坐。適再三稱罪過者何。懷琪又起。面若死灰。且戰且懼。惟言某罪過。觀之愈驚疑。未測何故也。遂答以他事。無何。郡長與州從事皆至。促船夫疾牽至州部。到驛。諸官悉散去。余未及解帶。懷琪獨候謁。未及與接談。又再三言某罪過。似有所依憑。及去。召驛吏及州之走使輩詰之。皆曰。巡檢尋常不如此。得非爲劉法定兄弟冤魂所使爾。不然。何恐懼稱罪之若是。因問法定等今何在。遂以懷琪所謀事對。余亦惘然嗟歎者久之。余在虔州數日。欲往大庾縣數處勾當。當申西閩。郡長與康俱在坐。余告以起發之由。且請諸公不得出門。俟昏晚上馬。尹公等送至城門。獨懷琪先辭而退。余門外俟關鎖訖。上馬南去。行三十許里。聞奔馬者相逼。命左右偵之。則曰。康巡檢。遂巡懷琪至。因詰之。適先已辭退。今遠來何也。曰。欲相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明日。至大庾縣驛。至廳東西各有一房。余居於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辭氣如平常。時亦無他言。逼暮聲喏而

退。余亦困倦。遂解衣而就枕。恍惚若夢中。有故人物。故已十餘年矣。再三告辭。涕淚戀戀然。倏忽而遂不之見。覺而異之。忽聞人呼余左右者。其聲頗急。余驚起問之。卽懷琪之虞候爾。曰：巡檢暴得疾。苦辭欲去。余急趨至康所。卽抱膝呻吟云：脛痛欲裂。已令具小舟。須順流歸虔州求醫。須臾數人扶翼詣船。余策杖隨之。康回顧悽咽而別。與余夢中告辭者相類。又數日。余乘舟離大庾。及到虔州。疾問巡檢安否。卽曰：殞。再宿矣。未久。韓供奉宗祐至。具言懷琪未死間。頭髻如壯夫。向後摺之狀。頤頷上指而髻在頂上。喘息甚。須得三兩人用力從後推其首。才能舉之。口中唯云：罪過罪過。湯飲至口。如有人揮掣之狀。悉覆於地。雖甚飢渴。但虛器而退。除稱罪之外。至死無他言。不踰年。尹玘亦殞。通判李宿。本不同其謀。但隨而署字。後亦以患心疾。不得親民。掌關市賦於外。殆不爲完人矣。異夫。法定等本以殺人攻剽爲事。戕人且衆。爲罪亦已深矣。一爲首罪而出。復遭非理而死。尙有靈若是。而况殺不辜者乎。異而書之。垂誠於世。韓宗祐知書有識。今累度國家委任。備書此事以示之。

向中令徒義

向中令諱拱。國史有傳。今記者備其遺闕焉。中令倜儻多權譎。勇果剛斷。真英雄士也。少善射。十中其八九焉。生於汾州。從父徙居於潞。年二十許。膽氣不羣。重然諾。輕財慕義。好任俠。借交亡命。靡所不爲。嘗與潞民之妻有私。後半歲。向謂所私之婦曰：多日來不見爾夫何也。婦笑曰：以我與爾私。常磨匕首欲殺我。懼爾未得其便。會爾久不及我家。與鄰人之子謀。許錢十千。召人殺之。鄰家之子曰：若我殺之。汝肯嫁我乎。念夫常欲殺己。恨無逃避之路。遂許之。會夫醉臥城外。鄰家子潛殺而埋之。懼爲人覺。且潛遁矣。向曰：

鄰家子今安在。婦人曰：在某所。向密尋而殺之。迴責所私婦人曰：爾與人私而害其夫，不義也。爾夫死，蓋因我，我不可忍，遂殺其婦人，擲首級於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殺此婦人，徐徐掉臂而去。警巡者義之，且憚其勇力，不敢追捕。因亡命，會赦方歸。父憂之，形於顏色。父長者有節行，與故中執憲滕公善。滕時尙布衣，因請計於滕公曰：用何術免此子破吾家。滕曰：敢撩虎鬚以速禍。向父曰：某之子雖如是，觀其性亦易曉。爾四年前有一儒生，五十餘，魁岸落魄，箕踞坐於某之門側。吾之子自外而歸，熟視儒生，生弗之顧。吾之子尋卻出，詬責儒生，生但坐而不動。徐而言曰：爾何等類，敢慢罵若是。然幸吾被儒服，履儒行，若二十年前，未識書時，爾盪粉矣。因起攝衣示吾子，雙手曰：見此乎，觀其筋力粗壯，狼虎人也。又曰：放汝放汝。吾子聞之欣然曰：真大丈夫也。我本謂庸儒，敢箕踞傲睨若是，遂容易辱罵，欲拳毆之。及聞儒者言，見儒者志，因謝曰：某之過矣。某之過矣。遂延入命酒饌。儒生漸見某之子器局辭色，實當時俠少也。尤禮接某之子。某之子亦折節設拜而去。由是觀之，乃易曉爾。父歸謂中令曰：滕秀才實名士，闔郡重之。我見汝爲作，恐陷羅網，何不往候之。中令夜乘月叩滕扉，延入。中令曰：昨父教某令候謁秀才，滕與語，應答皆有理，落落一奇士。爾何受傷於兇暴之黨，歟。滕因謂中令曰：未識吾子，潞之中外，一辭以盜贖待之。今觀君才貌，貴人爾。幸自愛，無與非類同遊處。微引古人之未遇，爲賊爲盜，一旦折節垂千古名。若周處輩，中令聞之，不覺前席。語竟，中令曰：願叔事秀才，從前所爲悉改矣。旣歸，拜其父曰：某雖父母生我，今聞滕秀才教我，是滕秀才活我命矣。具以叔事滕公之語告其父。父聞之大喜，自是舊日豪俠徒侶，甘言謝絕之。多造請於滕，不數年，潞之識者，皆曰：此向家千里駒爾。出入衣冠類儒者，容止閑雅，不接非類。聞有德行道藝者，多

就訪之。無何父歿。服除。辭潞之親戚。有四方之志焉。累謁侯伯。皆曰尋常人。輒去之。事侯益未半歲。又辭去。聞漢祖開霸府。欲往依之。會歲饑。途多盜賊。由石會關欲入河東。時有常侍中右職郭勳爲石會關鎮。遏使兼主關市。郭知書有識鑒。向謁之。留之月餘。且曰。今盜賊滿路。公引一小僮策兩驢。觀君鮮衣美儀。貌不類貧約者。此去畏途。非利往矣。兼近聞有一火賊去鎮五七里。時嘗習弓弩。過客無全者。更俟旬浹。間有伴侶三二十人。某亦集鎮丁壯送君出關路。向志不可留。且曰。不勞人送。鎮將郭勳觀其不可留。曰。善。自爲謀。向遂行。不三餘里。遇羣盜數十人。於路側射弓。向直詣賊所。徧揖之。因自陳姓名。某從職軍將。失主無託。今往河東欲投事。一僮兩驢。隨身衣裝。一兩貫盤纏外。更無他財物。近知前程去者。皆遭劫剝。幸諸君周旋。勞三五人送過前程。內一人長髯大面。壯捷魁偉。笑顧同輩曰。觀此人敢要我等送何也。中有一人曰。彼有弓箭。試請伊射弓如何。長髯者謂中令曰。兄弟方賭射。取弓箭射一兩頭。向謙讓久之。羣盜堅請之。向若不得已。取弓箭射兩頭。凡箭皆出括。可半寸許。羣盜驚歎。留坐與語。且曰。僕射於此。且住三兩日否。容弟兄輩管領。向許之。卻迴至關。郭勳訝之。謂是不敢前進。向告之故。明日迄暮。盜魁果令人來請。向。向卽隨之。離鎮可六七里。於墓林之側。設席具饌。器物皆白金。方燃薪熾炭。剖牛烹煮之。旣坐。以酒勸向。向曰。素不飲酒。盜魁亦然之。食訖。命取送路來。須臾。一盜齎銀一錠。牽一馬至。素鞍勒金。盜魁曰。僕射無馬。聊代步爾。銀到河東。充茶湯之費。向皆納之。得結盟而退。盜魁指揮小偷十人。送至前程。謂向曰。此皆驅使者。有不如意。卽痛撻之。向明日遂行。旣至晉陽。漢祖位望隆重。姓名無由通達。時周祖尙爲隨使。孔目官漢祖託之心腹。門戶已炎炎矣。伺周祖晚歸。於路隅趨出。手執狀。自稱姓名。遂拜。周祖顧視。

久之及歸。召而問之。具以所求之意對。且曰。某四海無徒。願在左右。周祖曰。某見在大王門下。豈敢奉留。向發言慷慨。誠至堅確。周祖憫之。每日候周祖歸。趨拜如前。一日。周祖召之入宅。徐曰。嫌奉勞。日日路左相拜。恐大王探知。將謂某招人。彼此不穩便。既僕射在客。不如來某下處。且相伴。向再三致謝。自此移在周祖宅內。周祖歸與同食。向對之禮甚恭。周祖大器重之。劉高祖舉兵南向。墨制授周祖樞密副使。向於周祖始盡服事之禮焉。漢祖有天下。周祖爲樞密使。周祖補中令。爲內典客。周祖之入關平三叛。岐蒲雍也。中令皆從行。奇計密謀。大有裨益。師旋。周祖留守鄴都。帶樞密使。步騎且衆。庶政鞅掌。百倍常時。多與中令參決焉。高祖事無大小。盡以付之。及漢少主密計欲圖周祖。周祖既覺。三軍推戴。擁兵向闕。至於受禪。中令之力爲多。當世宗時。下秦鳳。戰高平。戮馬步都校。何進。樊愛能。已降數百人。皆中令之功也。由是世宗兵威大振。南北廓地。所向無前矣。盡淮南朔南。霸王之境。皆爲內地。歷南院宣徽使。仗節鉞於方面。西京留守。官至中書令。歸全手足於京師。第令名終始。勳業顯赫。近朝侯王一人而已。在洛陽。委政於賓席。種竹藝樹。縱妓樂。恣遊適。以自晦。不積財帛。去世未十稔。子弟有凍餒者。好賢重士。待人豁然。無疑忌心。不枉刑。不擾民。有大功於世。終身未嘗自伐。皆古之侯王所難之事。諫議大夫滕公諱中正。上黨人。博通經史。謹厚寡言。五常百行。無所虧缺。長於時務。清儉率下。風規肅然。有古人風。不苟進取。守命俟時而已。會中令遇周祖。既而思曩昔之事。曰。若非滕公。吾爲伏莽輩所污死矣。今日立身榮貴。忝滕公之力也。使人延請。奏於周祖。由是向中令屢立方面大勳。滕公爲賓佐。悉從行。向中令以功名終始者。滕公之助也。向居守洛陽。爲府判官。向令移安陸。滕公授倉部員外郎。後遷大諫議。執憲綱。久之。壽終於洛陽。

私第。余在洛陽布衣時。滕公爲府判官。已受滕公知。爲江南轉運使。蒙滕公舉。目覩中令之美。耳聞滕公之說甚詳。故書俟他日。取中令傳校之。傳之詳者去之。傳之略者存之。冀有補於太史氏而已。

張相夫人始否終泰

張相諱從恩。有繼室。訪其姓氏未獲。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伎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側室。泊軍校替歸洛下。與之偕來。至上黨。得病。因舁之而進。至北小紀（名地）厥病且甚。湯飲不能下。自辰至酉。痢百餘度。形骸骨立。臭穢狼藉。不可嚮邇。軍校厭之。遂棄之道周而去。不食者數日。行路爲之傷嗟。道旁有一土窟。可容數人。蓋樵童牧豎避風雨之處所也。過客憫之。衆爲舁至於土窟中。又數日。病漸愈。衣服悉爲暴客所褫。但以敗葉亂草蔽形而已。漸行至店。日求匄餘食。夜卽宿於逆旅簷下。一日有老嫗謂曰。觀爾非求乞者也。我住處非遠。可三百許步。卽攜之而往。姥爲洗沐衣。以故舊衣。日進粥飲蔬飯而已。不數月。平復如故。顏狀艷麗。殆神仙中人也。里民有子未結婚者。爭欲娶之。張氏拒之。忽有士子過小紀。知之。堅求見之。旣見。謂姥曰。可能聘某當贈姥綵絹五十四。姥許之。易以鮮衣首飾等。以車載之而去。士人遂偕往襄陽。僦宅居之。會襄帥安大王從進叛。左右利其財。殺其士子。納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人有知其殊色。遂送至都監張相寨內。張相卽從恩也。張相共獲婦女十餘人。獨寵待士子之妻深厚。數歲。張之正室亡。遂以士子之妻爲繼室。後封郡夫人。及爲中饋也。善治家。尤嚴整。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陽第中。吁。婦人女子。何先困而後遇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前有失身求匄之厄。終享富貴大國之封。則古之賢人君子。常未遇也。則困風塵蒙菜色。有呼天求死而不能。一旦建功業。會雲龍。價

位通顯。恩寵稠疊。功業書之史策。令名播之不朽者。何可勝數哉。因書之者。有以知婦人微賤者。豈可輕易之乎。况有文武才幹。困布衣及下位者歟。

白萬州遇劍客

萬州白太保。名廷誨。卽致政中令諱文珂之長子也。任莊宅使時。權五司兼水北巡檢。五司者。莊宅皇城內園洛苑宮苑也。平蜀有功。就除萬州刺史。受代歸。歿於荆南。白性好奇。重道士之術。從兄廷讓爲親事都將。不履行檢。屢遊行於鄽市中。忽有客謂廷讓曰。劍客嘗聞之乎。廷讓曰。聞。曾見之乎。曰。未嘗見。客曰。在前通利坊逆旅中。呼爲處士。卽劍客也。可同往見之。廷讓如其言。明日同詣逆旅中。見五六人。席地環坐。中有一人。深目豐眉。紫墨色。黃鬚。廷讓至。黃鬚獨不起。客曰。可拜。廷讓拜。黃鬚倨受。徐曰。誰氏子。至。客曰。白令公姪。與某同來。專起居處士。黃鬚笑曰。爾同來。可坐共飲。須臾。將一木盆至。取酒數瓶。滿其盆。各置一瓷碗在面前。昇一案。驢肉置其側。中一人鼓刀切肉。作大臠。用杓酌酒於碗中。每人前設一肉器。廷讓視之。有難色。黃鬚者一舉而盡。數輩亦然。且引手取肉啖之。顧廷讓。揚眉攝目。若怒色。廷讓強飲半碗。許咀嚼少肉而已。酒食罷。散去。廷讓熟視。皆狗屠角抵輩。廷讓與同來客。獨住款曲。客語黃鬚曰。白公志士也。慮士幸勿形跡。黃鬚於牀上取一短劍出匣。以手簸弄。訖。以指彈劍。鏗然有聲。廷讓視之。意謂劍客爾。復起再三拜之。曰。幸覩處士。他日終願乞爲弟子。黃鬚曰。此劍凡殺五七十人。皆恠財輕侮人者。取首級。煮食之。味如豬羊頭爾。廷讓聞之。若芒刺滿身。恐悚而退。歸具以事語於弟廷誨。貴家子聞異人奇士。素所尙。且曰。某如何得一見之。可謀於客。遂告之。客曰。但備酒饌俟之。明日辰巳間。客果與俱來。白

兄弟迎接之。延入。白俱投拜。黃鬚悉倨受之。飲食訖。謂白曰。君家有好劍否。對曰。有。因取數十口。置於前。黃鬚一一閱之。曰。皆凡鐵也。廷讓曰。某房中有兩口劍。試取觀之。黃鬚置一於地。亦曰。凡劍爾。再取一。云。此可。乃令工磨之。黃鬚命取火筴。至引劍斷之。刃無復缺。黃鬚曰。果稍堪爾。以手擲。若劍舞狀。久之。告去。廷誨奇而留之。命止於廳側。待之甚厚。黃鬚大率少語。但應唯而已。忽一日。借一駿蹄。暫出數日。徒步而來。曰。馬驚逸。不知所之。旬日。有人送馬至。又月餘。黃鬚謂廷讓曰。於爾弟處。借銀拾錠。皮篋一。好馬一匹。僕二人。暫至華陽。迴日。銀與馬卻奉還。白兄潛思之。欲不與。聞其多殺恠財者。欲與。慮其不返。猶豫未決。黃鬚果怒。告去。不可留。白昆弟遜謝之。曰。十錠銀。一馬。暫借小事爾。卻是選人力。恐不稱處士指顧。悉依借與之。黃鬚不辭。上馬而去。白之昆仲。亦不之測。數日。一僕至曰。處士至土壕。怒行遲。遣回。又旬日。一僕至曰。到陝州。處士怒。遣回。白之昆仲。謂劍客不敢竊議。恐知而及禍。踰年不至。有賈客乘所借馬過門者。白之左右。皆識之。聞於白。詰之曰。於華州八十千買之。契券分明。賣馬姓名易之矣。方知其詐。三數年後。有人陝州見之。蓋素善鍛者也。白爲人平常厚貌深衷。未易輕信。黃鬚假劍術以惑人。宜乎白之可欺也。書之者。亦鑄鼎備物之象。使人入山林逢之。不敢爾思。亦自古欺詐之尤者也。君子誌之。抑鑄鼎之類也。誠之誠之。

洛陽染工見冤鬼

開寶初。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纈。衆謂之李裝花。微有家活。性剛戾。不信佛。若有僧持盂至門者。視僧如木偶人。雖植足遲久之。裝花竟不答一言與之。同類者謂之曰。既不報施。何不答一言令去。

李公曰。若爲一言。恐後度復來。聞者大笑之。忽一日。假借繡畫佛數燈。及經數帙。供養飯僧數十人。鄰件怪之。有富人樊澄。潛詰之。李以實對。且曰。某於晉末饑荒之歲。家貧。祇有一兩貫錢本。於鄉村雜販。有一人姓孫。亦有錢三兩貫。與之同於鄉村雜販。早出晚歸。皆與同行。每至郊野無人之處。姓孫人屢瞻顧。或前或後。若欲窺伺之狀。某覺之。一旦遇陰晦。咫尺不相辨。某以圓石從後擊之。正中其腦。再以石於頭面擊之。遂死。棄屍道周。盡得孫之物貨而歸。終無人知者。近因夜市。自去買熟食。忽見姓孫人亦在買物。某懼告官。欲潛遁。則姓孫人步步相隨。無由逃免。某遂拜告之。自言今某家微有錢物。乞不告官。要少錢物。依數相奉。謂是當時暫死而復活矣。孫亦無一言。某遂召入酒店內。同坐吃酒數巡。孫徐言曰。當時何故打殺我。多少年歲。尋覓爾不得。某遂言實死罪。當時覺你待暗算我。遂先下手爾。某遂拜告之。孫曰。我辛苦尋覓不得。見卻並不濟事。我非人。卽鬼也。你打殺我後。被村人棄我屍半里許。枯井中。今來堙塞。微有井形狀。爾骸骨尙存。受生無所。你爲我取出葬之。易新衣。無恨矣。裝花許諾。尋失之。所以齋僧小功德。爲此冤鬼。樊澄素奉佛。知因果。謂李曰。何不速於初打殺他處。尋覓枯井。取屍與造新衣服。爲轉經齋僧。擇地重葬之。不爾。終當及禍。李聞之。懼。如言尋之。數日。果見有枯井。蹤跡掘之。得所棄屍。造新衣於山下。買地葬之。數年後。李與親家姓傅人相爭。互擒拽。至南州廂。廂有古獄。獄無門。李自投身獄中。會主吏邊其姓。偶適他所。李卽於獄中穀樹上。以衣帶自絞而死。廂吏由是獲罪。吁。李孫俱微人也。晉末殺之。至我朝開寶初尙見之。旣改葬。終於自縊。豈非鬼神報應之驗。昭昭乎。余在洛中目覩之。故書以示勸誡云。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呂公（餘慶）知事。府事。以僞皇太子策勳府爲理所。先是蜀主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貞四字。時僞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勳府桃符。親自題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先兆。皎然國之替興。固前定矣。

車轍跡

蘇州羅江縣羅瓊山。有羅瓊洞。昔羅真人名瓊。修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煙。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瀰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卽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鄒（崇讓）尋詣仙洞。觀茲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白九井山虎耳先生李洞濱。賚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其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鬢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卽於懷袖中探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闕焉。翌日。與諸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嵌崑。魂竦汗瀝。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霑汗之跡。

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壘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墾耕力作常於鄉里傭力織草屨自給人質鄙朴而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傭負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卽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遺之錢卽不顧而迴如此率以爲常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纊幘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攜拄杖藥囊到青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徑初則田疇荒梗漸見花木與常所歷者路稍異行三四里又見怪石夾道皆生細竹桃花飛泉鳴籟響亮山谷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廳君友致藥囊拄杖於階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瓢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飢渴則可嚼柏葉柏實些些君友懇祈願住仙齋以效厮役道士曰爾且歸家別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逡巡見一負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飢渴之念遂別止一室不顧家事嘗焚柏子柏葉靜無所營爲不飲不食時嚼柏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有一柏樹下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履及偃息於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居前後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觀躡空祥風忽生彩霧鬱起妻孥悲號遂越巨壑層巒涕泗追望極目而沒鄉里皆見聞時知州右補缺李公（準）通判張公（蔚）以爲妖訛囚繫君友妻男於獄遣吏民於遠近尋其蹤由時村耆鄉里不堪其擾衆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卻乞下降勿使鄉人濫獲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門請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

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諭。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驗也。君友歸家。入諸舊室。有真仙時降。輝光燭空。升牀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三月三日。於柏樹下石上。復騰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恩賜其妻男粟帛。時鞠獄吏張漢瑆觀其事蹟。因是棄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尚在。

崔尊師

崔尊師。名無斲。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聾聵。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隱伏。逃亡山藏地祕。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值崔在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個字。童子劃一此字。崔曰。蘿蔔爾。童子送迴。拾一片損梳。置於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崔曰。梳爾。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崔曰。空拳爾。洞卿親詣崔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耶。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霸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雉堞巍峨。飾以金碧。窮極瑰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歎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

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備極，樓殿壯麗。土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出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畫圖呈進，降詔獎諭。卽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證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羲之根，下照洞中，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陽蟠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子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杜推官

僞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開卜肆，言人之生平休咎，皆如目睹。僞蜀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言同往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貴子，時內饋方孕，逼期，因是積以爲驗。顧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以爲妄誕，慍而退。明年春，蘇於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蘊生一子，卽易簡也。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謁之，問名第。雖云晚成，未審祿如何。年秩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不能言之。杜生請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蘇先輩新長之子座下。杜曰：若保斯言，欲辭福祿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蘇授彭州司法參

軍改陵州軍事推官。聖朝伐蜀，赴闕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狀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學士知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宮，奏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不祿。時子弟嶠遊京師，見杜云：鄉知唯吾友一人。見某老成，遂言老成之始末，故得書之。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道士見之遠也。

張海上

僞蜀舉人張洸，字海上。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既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儼，白衣華煥，於洸前俯伏求救。洸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洸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魚撓其寢，遂扶棧取魚，棄於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於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算也。當延君算爾。洸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而卒。

周寫貌

僞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寫貌。時因避暑於大聖慈寺佛牙樓下，或自長吁，傍有村人詰其吁嘆。元裕答云：某攻寫真有年矣，生平薄命，有請召寫真者，富室則不類，貧家則酷似。母老，供給不迨，故有是嘆。村人因問元裕踰泊之處，良久曰：某有薄土在靈池縣，鄰村有觀，觀主欲要寫真，囑我多時。來日詰朝，同來相尋，勿失此約。翌日，有一道流，白皙長髯，來求寫真云：夜來鄰村門徒話及，特來奉謁。元裕乃定思援毫，立就其貌，無少差。道流喜云：門外有一僕，將少相酬。出門呼之，已失道流蹤跡。遂巡蜀城士庶，咸言靈池朱真人來周處士家寫真，求請真容者，日盈其門。自此所獲，供侍周瞻，觀斯靈異，得非有道之士出處人間，救

振貧苦者乎。

劉長官

劉長官名蟾。美風姿。善談論。涉獵史傳。好言神仙之事。無子息。夫妻俱五六十。於僞蜀攝成州長道縣主簿。聖朝尅復。匿於川界貨藥。改名抱一。開寶中。於青城鬼城山上。結三間茅屋。植果種蔬。作終焉之計。每一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麵鹽酪歸山。由是人稍稍知之。或云有黃白法。一日有三人冒夜投宿。自攜酒果。就語及爐火之事。頗相契合。至夜央。語笑方酣。客曰。知長官有黃白法。可以梗概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復祈之不已。長官笑曰。某自數年浪跡從師。祇得此法。豈可輕道耶。客曰。某等願於隱齋。效鑿薪鼓鑪之役。可乎。長官辭以師授有時。他日於丈人真君前相傳爾。客作色云。今夜須傳。勿爲等閑。長官曰。適慕君子。何同道相逼如此。客三人攘臂瞋目。眦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其法。必加害於君。於腰間探出短刃。長官與妻惶懼。憚其迫脅。而并法兼殘藥奉之。三人得之。拱揖而去。長官夫妻晦爽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山居與李謏處士。休復授道於處士。故盡熟其事焉。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記名。太平興國末。經過成都。遊青城。及諸仙化。儀質古雅。善談至道。容貌可二十餘。不飲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髭髮皓然。腰脊傴僂。執焚香洒掃之役。侍於女冠之後。常遭叱辱。又有張五經道士。名道明。年過四十。亦爲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歲。老侍者乃遠孫爾。蜀城士民仰從之。至於納貨求丹。就師辟穀者如市焉。時知府辛諫議仲甫。恐其妖。遣出城。任遊諸化。猶有師資者。隨行經

數年有遂州劉山人到城休復因話女冠之事山人笑云祇自邨時與張道明子飛至今見住庚除化向來侍者卽女冠之父也嗟乎師問者但存誠敬之爲其所欺如稚孺得不戒於所惑乎

艾延祚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夷人婦

甲午歲五月天兵剋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人婦頗有姿色置於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伉儷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心終而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鬻履嫗

庚子歲益部軍賊據城大軍在北門外斷起洞子近城攻擊矢石如雨中填街有玉嫗年七十餘孫兒十四五歲爲賊驅之守城嫗日自送食飲忽一日賊集諸妓樂於瓦屋禪院門嫗倚樹坐看一賊直來嫗前背身箕踞嫗叱之不去仍惡詈之其人如不聞嫗忿然退身須臾城外一砲飛空而落傍擊此賊頭碎於

地如無此賊。則嫗正中之也。城陷日。唯殘嫗一身。今九十餘。既老且病。凍餒切骨。織草履自給。常告人云。城閉之日。若遭砲石擊殺。不見今日貧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言人不可逾也。凡人貴賤貧富。遭逢禍福。有幸與不幸。顏子少亡。子曰不幸。短命之稱爲不幸。則知長命爲幸也。鬻嫗貧而壽。嘆爲不幸。惜哉。

好畫虎

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其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曾無少暇。畫一孫真人。從以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耄年。每日顛坐。瞪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畫虎。則不樂。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畫虎。卽爲之精志。親戚往還。亦只以畫虎圖幃爲餉遺之物。如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廚寢室。掛畫虎皆遍。鄉黨皆以畫虎所惑。有老兄見其就好。怪而責之曰。汝好此物何爲乎。答曰。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間焉。因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既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則啖生肉。凡一食。或豬頭。或豬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兒孫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主建僞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莊門出去。杳無蹤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葭萌二客

僞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雜貨。往葭萌市鬻之。山巖嶮。竹樹荒涼。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里餘。藥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客惶忙。選得一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遂巡有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慄。以拄杖椿之。虎叫曰。刺着我眼。遂下樹呼號而逸。至曙。行人稍集。遂下樹。赴葭萌市征所。有一婦報云。任欄頭夜來醉歸。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語。衆怪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損虎眼。是斯人僞爲虎而劫路耶。衆言此處近有二虎。且暴。四遠村莊。犬彘駒犢。逮將食盡。市遂相率持杖往欄頭家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哮吼而去。衆至任欄頭家。窺其籬隙之內。但見欄頭倮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擊籬。籬其欄頭驚忙踉蹌。曳一尾突門而出。目無所見。撞落深坑。吼怒拏攫。爲衆人棒及大石斃之。遂昇入市。向先見者虎。卽欄頭妻也。休復見史傳。人化爲猿爲魚爲鼈爲龜爲蛇爲虎之類。多不可以智詰之矣。

虎化爲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爲業。開寶初。往巴蓬興販。其路危峽。猿徑鳥道。人煙斷絕。猛獸羣行。村毗皆於細路中。設檻穿以捕之。爲常矣。時徐至一村安泊。中夜報云。機發。村人炬火照之。見一老僧。困憊在窰中。自陳曰。夜來入村教化。迴誤落檻中。望諸檀越慈悲解救。村毗輩共惑開檻而出之。躍跳數步。成一巨虎。奮迅騰躑而逝。斯畜也。以人言誘喻。村毗得脫其難。亦智矣。

景山人

玉壘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畫龍。涉獵經史。撰野人閑話。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隅。數畝園蔬。家族數口。豐儉得中。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年初。有富家王仲章者。求山人畫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畫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爲阜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不戴帽。衣服濡溼。山人云。亢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誠謂君子不虐幼賤。山人園圃中。養二班鵝。婢夜見鵝糞。中有光明。往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吁。誰爲天蓋高。何懲惡勸善。如反掌耶。

勾生

益州大聖慈寺。開元中興創。周迴廊廡。皆累朝名畫。冠於坤維。東廊有維摩居士堂。蓋有唐李洪度所畫。其筆妙絕。時值中元日。士庶遊寺。有三少年。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樂。云是霓裳羽衣曲。第二疊頭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卽云。某不愛樂。但娶得妻如抱箏天女。足矣。遂將壁畫者項上。搯一片土吞之。爲戲。旣而各退歸。勾生是夜夢在維摩堂內。見一女子。明麗絕代。光彩溢目。引生於窗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繾綣迨月餘。生舅氏范處士者。見生神志癡散。似爲妖氣所侵。或云服符藥。設禳拜章除之。始得生父母領之。其夜天女對生。歔歔不自勝。曰。妾本是帝釋侍者。仰君思慕。不奪君願。託以神契。君今疑妾。妾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諸符藥。妾亦不欲忘情。於衣帶中解玉琴。爪一對。曰。聊爲思念。

之物。君宜保愛之。自此永訣。生捧之。無言酬答。但彼此嗚咽而已。既去。生自是日漸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爪其家收得。至順寇時方失之。壁畫天女。至今項上指甲痕尙存焉。

龍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卽開元二十八年。長史章仇公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也。今棄番。來歸唐化。後問諸巫。其言不異。尋表爲立祠。錫號會昌祠。在少城舊跡。近楊雄故宅。每旱潦。祈禱無不應。乾符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祠在城內。工徒設板。至此驟有風雨。朝成夕敗。以聞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某是西山龍母池龍君。今築城。請將某祠置於門外。所冀便於往來。公夢中許之。及覺。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葺之。風雨乃止。城不復壞焉。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禱祈感應。封睿聖夫人。天禧己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歲二月。寺觀諸廟。禱祈寂無影響。知州諫大夫趙檜躬詣其祠。冥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達旦。屬邑皆足。是歲豐登。民無札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疑仙傳

隱夫玉簡

李元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所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卽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卽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敘別。元臨岐。

而留藥三九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卽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張鬱

張鬱者燕人也客於京洛多與京洛豪貴子弟遊狂歌醉舞近十載忽因獨步沿洛川鬱既覩是時也風景恬和花卉芬馥幽鳥翔集於喬木佳魚踴躍於長波因高吟曰浮生如夢能幾何浮生復更憂患多無人與我長生術洛川春日且狂歌吟纔罷忽舉目見一翠幄臨水絃管清亮鬱驚歎曰是何人之遊春也言未絕有一女郎自幄中而出緩步水濱獨吟獨歎鬱性放蕩不可羈束不覺徑至女郎前問之曰是何神仙之女下陽臺邪來蓬瀛邪獨吟而又獨歎女郎駭然變色良久乃斂容而言曰兒自獨吟獨歎何少年疏狂不拘之甚也安得容易來問鬱曰我天地間不羈之流也少耽詩酒適披麗質詠歎固願聞一言耳女郎微笑指翠幄而言曰可同詣此也鬱因同至翠幄內女郎乃命張綺席復舉絃管與鬱談笑共酌芳樽及日之夕也女郎曰人世信短促邪春未足秋又來纔紅顏遽白髮設或知人世之不可居而好道者之實可與言也鬱低頭不對女郎乃歌曰彩雲入帝鄉白鶴又徊翔久留深不可蓬島路遐長又歌曰空愛長生術不是長生人今日洛川別可惜洞中春俄與鬱別乘洛波而去鬱大驚亦疑是水仙矣

葛用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卽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卽宿於郊野道士王奉敬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也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

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年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鄭文家女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卽每乘雲御氣駕鸞鳳遊嬉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

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朱子真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邀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旣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卽雖貴列鼎鐘。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管絃。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鸞鳳。飾之珠翠。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卽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變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實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卽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

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桃源洞。他亦終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卽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吹笙女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卽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卽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悵而歎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覲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攜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卽命懿

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姚基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魏以居。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邵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卽以旨酒佳殺。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卽乘駿駟。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暎。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師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故不來。適過此。偶覲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師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肴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雞肋編

厄臺寺

莊綽裕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是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太素脈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當作僧道。然細審之。卻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爾。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米元章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摹。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相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

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方臘之亂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胞衣。則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眞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誤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云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鞫久不能得。或云。何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數件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旣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

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卒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燕地女子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爲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耍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緜裙。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蔓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其異於南方如此。

風俗

余嘗行役。元日至鄧州順陽縣。家家閉戶。無所得食。令僕叩門糴米。其家輒叫怒。謂驚其家親。卒不得。賴蔓菁根有大數斤者。煮之甘軟。遂以充腸。寧州臘月八日。人家競作白粥。於上以柿栗之類。染以衆色。爲花鳥象。更相送遺。浙人七夕。雖小家亦市鵝鴨食物。聚飲門首。謂之喫巧。不慶冬至。惟重歲節。澧州除夜。家家爆竹。每發聲。卽市人羣兒環呼曰。大熟如是。達旦。其送節物。必以大竹兩竿隨之。廣南則呼萬歲。尤可駭者。寧州城倚北山。遇上元節。於南山巔維一繩。下達其麓。以瓦缶盛薪火。貫以環索。自上墜下。遙望如大奔星。土人呼爲彗星燈。襄陽正月二十一日。謂之穿天節。云交甫解佩之日。郡中移會漢水之濱。傾

城自萬山泛綵舟而下。婦女於灘中求小白石。有孔可穿者。以色絲貫之。懸插於首。以爲得子之祥。湖北以五月望日。謂之大端午。泛舟競渡。逐村之人。各爲一舟。各僱一人。凶悍者於船首執旗。身挂楮錢。或爭駛毆擊。有致死者。則此人甘鬪殺之刑。故官司特加禁焉。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於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唯雜戲一色。坐於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橙。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譁一笑。須筵中閨堂衆庶皆矍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檠上。爲記。至晚。較旗多爲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爲數也。浣花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綵舟泛江而下。兩岸皆民家。絞絡水閣。飾以錦繡。每綵舟到有歌舞者。則鉤簾以觀賞。以金帛。以大艦載公庫酒。應遊人之家。計口給酒。人支一升。至暮遵陸而歸。有騎兵善於馳射。每守出城。必奔驟於前。夾道作棚。爲五七層。人立其上。以觀。但見人首。謂之人頭山。亦分男左女右。至重九藥市。於譙門外。至玉局化五門。設肆以貨百藥。犀麝之類。皆堆積。府尹監司。皆步行以閱。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買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間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實。上下佚樂。不可一載也。如澧州作瘟社。旌旗儀物。皆王者所用。唯赭傘不敢施。而以油冒馬。以輕木製大舟。長數十丈。舳艫檣柁。無一不備。飾以五采。郡人皆書其姓名年甲。及所爲佛事之類。爲狀以載於舟中。浮之江中。謂之送瘟。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任忠厚蜀人有文馳譽上庠。一目患翳而身甚長。服賜第時綠袍。幾不及踝。然喜嘲謔。嘗翫一友人。其人悲曰。公狀貌如此。曾自爲其目否。任見其怒。卽曰。吾亦自有詩也。問之。云。有箇官人靡恃己。著領藍袍罔談彼。面上帶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陳根委。其人乃笑而已。皆千字文歇後語也。

廣南風俗

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爲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旣難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誼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爲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卽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卽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名諱

世有自諱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間。爲南宮留守。上元。有司舉故事呈稟。乃判狀云。依例放大三日。坐此爲言者所攻而罷。又有典樂徐申。知常州。押綱使臣被盜。具狀申乞收捕。不爲施行。此人不知。至於再三。竟寢不報。始悟犯名之故。遂往見之。云。某累申被賊。而不依申行遣。當申提刑。申轉運。申廉訪。申帥司。申省部。申御史臺。申朝廷。身死卽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許先之監左藏庫。方請衣人衆。有武臣親往懇之。曰。某無使令。故躬來請。乞先支給。許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適蒙許先支。今尙未得。許諭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彥作西樞。有副承旨當喚狀。而陳牒姓張校尉。名與汪同。遂止呼張校尉。其人不

知爲誰久不敢出。再三喻令勿避。竟不敢言。既又迫之。忽大呼曰。汪伯彥。左右笑恐。汪罵之曰。畜生。遂累月不敢復出。

徐氏

參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韓蘄王

韓世忠。輕薄儒士。常目之爲子曰。主上聞之。因登對問曰。聞卿呼文士爲子曰。是否。世忠應曰。臣今已改。上喜。以爲其能崇儒。乃曰。今呼爲萌兒矣。上爲之一笑。後鎮江帥沈晦。因敵退錫宴。自爲致詞。其末云。飲罷三軍。應擊楫。渡江金鼓響如雷。韓聞之。卽悟其旨。云。給事世忠。非不敢過淮。已而自起。以大觥勸之。繼而使諸將競獻。沈不勝杯酌。屢致嘔吐。後至參佐僚屬。斟旣不滿。又容其傾瀉。韓怒曰。萌兒輩。終是相護。又戲沈云。向道教給事。休引惹邊事。蓋指其詞爲引惹也。

淮陰節婦

余家故書。有呂縉叔夏卿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版。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旣

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尸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下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少。里人未娶。視其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懽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檐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敘其大略而已。

賣魚人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未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旣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讖。

蔡忠愍

蔡忠愍旣以詩得罪。遂以言爲戒。其往新州。止攜一愛妾。號琵琶姐。又蓄一鸚鵡。甚慧。每呼其妾。亦不言。止擊小鐘。鸚鵡聞之。卽呼琵琶姐。未幾。其妾瘵癘而死。自是不復擊鐘。一日。因聖節開啓。遂服冠裳。而帶

尾誤擊鐘有聲。鸚鵡遂呼琵琶姐。公大感愴。因賦詩云。鸚鵡聲猶在。琵琶事已非。堪傷江漢水。同去不同歸。自是鬱鬱成病。以致不起。

馬磐

劉伯龍欲謀什一。而爲鬼挪揄。則貧富固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也。潁昌士人馬磐。能文。有行義。受業之徒。多中科第。獨未嘗得預鄉薦。其貧幾無壁立。有女年長。無資以適人。衆爲斂錢以嫁。未幾歸寧。感寒疾。數日而卒。夫家在外邑。方暑。不可待其至。又丐貸以殮。旣闔棺。聞其呼聲云。復生。釘不可發。破木以出。視其殮衣。皆使脫去。遂若平人。其家旣喜且倦。皆酣寢。是夕盜者盡偷衣衾之屬。莫有覺者。至明方申官捕賊。則其女復死矣。天之窮人。其巧如此。

呂惠卿

呂惠卿吉甫。自負高才。久排擯在外。大觀中始召至京師。爲太一宮使。時年八十歲矣。視宰輔貴臣。皆晚進。出己下者。意氣頗自得。一日延見衆客。有道士亦在其間。自稱宗人。禮數簡易。呂視之不平。因問其所能。曰。能詩。呂顧空中有紙鳶。卽使賦之。道士應聲曰。因風相激在雲端。擾擾兒童仰面看。莫爲絲多便高放也。防風緊卻收難。呂知其譏己。有慚色。方顧他客。已失所在。其風骨如世之畫呂洞賓人。皆疑其是也。

新州二相堂

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園。剏爲一堂。前後兩廡。頗極爽麗。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堂名。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

之。卽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旣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於彼。蔡之貶。人謂劉幸老爲有力。至紹聖初。劉旣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爲館。士子以二相爲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溼不堪。又以其言爲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爲靈。何以異哉。

濟南宅中鬼

宣和中。濟南州宅中。有鬼爲美婦人。以媚太守。其後林震成材司業。出守是州。初到。乃雜於官奴中。黔衣淺色。無妝飾。頗長而美。頗異於衆。林儒者。雖心怪之。未欲詢究。後屢閱公宴。竟不見此人。乃問之隊長。告以服飾狀貌。衆皆云。無林方惑之。次日。遂徑入堂室。林遂親愛之。自是與家人雜處。無相忤也。一日。二小女兒戲於堂上。婦人過。而衣裙誤拂兒面。其人詬之。婦人笑而回。以手捧兒面。捩之。面遂視背。不能回轉。舉家大異。始知妖異。時何執中爲丞相。林乃其壻。奏聞徽宗。至遣法師以符籙驅治。終莫能逐。乃移林知汝州。未幾林竟卒。

樂善錄

李昌齡

余洪敬妻

潘謨修言江南之平建州也。大將余洪敬妻鄭氏。有色。身爲亂兵所獲。獻於裨將王建峯。王逼以非禮。鄭志不可奪。脅以白刃。亦不屈。又命引所掠歸婦女。殺一人以食。謂鄭曰。懼乎。鄭曰。此身願早充君庖。誓不可以非禮污。王竟不忍殺。以獻大將查文徽。查將以薦枕。鄭大詈曰。王師無禮。義夫節婦。宜加旌賞。何得

如此。使出於卒伍。固無足尤。君侯知書。爲國上將。謂有以表率羣下。風化地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欲乎。願速見殺。查大慚。求其夫而付之。

王延範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聞承翰。會副使李瑄。與徐雜鞠之。抵罪。籍收其家。藁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紫。織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殼弩射之。矢自頸出於頤。驚呼走入。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卒。

趙韓王普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蘸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爲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爲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過。

太學二十人

昔太學二十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故一人授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死。鄂州教授爲占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

過了。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生。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

節娥

節娥。洪州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養女。既長而豔。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污我。俄有少年某。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恥。

王凝妻李氏

虢州司戶王凝。卒於官。家素貧。其妻李氏。負遺骸攜其子以歸。東過開封。投宿旅舍。主人疑其婦人而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乎。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環視嗟嘆。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府尹義之。奏白其事於朝。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答旅舍主人。嗚呼。世間婦人。不識廉恥。而污辱其身者。甚多。故錄此。使知愧恥。而有所欽慕。

安庭柏

安庭柏。能迎意求合。得人歡心。尤好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庭柏處中。無不立生悔吝。蔡倫與張義。最相善。俄至絕交。李中甫兄弟。久同居。無何亦起爭訟。人皆知庭柏間之。但不知作何等語。而能使人遽相忿。

怨如此。庭柏亦頗以此自負。晚年兩頰連口皆害瘡。言語艱難。飲食尤苦。如此狼狽數年方卒。

王韶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刁景純者。比韶爲前輩。亦學佛。多在金山。忽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以問。衆答如前。刁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爲如何。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刁曰。以某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韶益不自安。後數歲發背。終日闔眼。醫者告之曰。看病亦當看眼色。樞密試開眼看。韶曰。安敢開眼。斬頭截脚人。有許多在前。月餘病劇。遂卒。韶未患發背。前涇原知縣王直溫。一夕已就寢矣。中夜有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明見一吏抱文案。并見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令知縣斷此王韶公事。直溫熟視罪人。頗般肥矮。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斷訖。直溫復歸寢。忽驚覺。問其妻曰。我曾起否。妻曰。爾睡甚快。不會出。直溫曰。豈乃夢耶。悟不復道。明日以韶名字問人。或曰。今樞密使王韶亦般肥矮。外無有者。直溫異之。未幾果聞王韶罷樞密。謫官洪州。發背而卒。異哉。

孫洪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生曰。非敢隱也。第爺書中語。於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內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

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事乎？」孫曰：「有之。」向者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媪相詬求離。某輕易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信。」如公高才碩學，俯拾無疑。孫終快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也。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曩所遇，睽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歷躋廡仕，屢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宛轉調護。晚持從橐，侍經闈，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祗畏天譴之功也。此事外舅何雅州親聆其說於公，今錄之，使人知所畏避云。

劉貢父

劉貢父博學有俊才，而滑稽善謔，多所忤犯，人皆嫉之。貢父乃以自誇也。臺官馬默，嘗劾其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聞之，遽言曰：「豈是馬默，遽合驢鳴，其所以口給者類如此。」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公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以相戲。子瞻遽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噓。貢父但愴感而已。自此益慚愧，轉加困劇而斃。蓋好謔人者，但知取快一時，不知一語中人，其酷甚於毒刃，尙安得望其壽考終吉哉。

王景亮

王景亮與隣里仕族浮薄子數人，結爲一社，純事嘲諷。士大夫無問賢否，一經諸人之目，無有不被不雅之名者。嘗號其里爲猪嘴關。元祐間，呂惠卿察訪東京，呂天恣清瘦，每說話輒以雙手指畫，社人目爲說

法馬留時邵箠以上殿泄氣。出知東平。邵高鼻圈鬚。社人目爲泄氣師子。王景亮又從而輓爲七字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泄氣師子作知州。惠卿大銜之。因諷部使者發以他事。舉社皆齋粉矣。蓋口之爲業。非獨發人陰私。敗人成事。賈憎斂怨。禍亦及之。

錢若水

錢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走失一小女奴。莫知所在。父母以訴州。州委錄參鞫之。錄參舊有求於富民。不獲。遂劾其父子共殺女奴。投水中。法外凌窮。不勝其苦。遂自誣伏。獄具。上於州。州委官覆審。亦無反異。獨若水遲疑。錄參詣廳詬罵曰。豈公受富民錢。故出之乎。若水但笑曰。今數人當死。安可容易不熟察。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語。若水終不奪。上下皆怪訝。一日。若水詣知州。屏人告曰。向某所以遲留此獄者。蓋慮其冤。嘗以家財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女奴安在。若水歸。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知州垂簾呼其父母謂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安有不識。卽揭簾推出。父母喜曰。是也。於是引出富民釋之。富民號泣謝曰。非使君某。一旦遂至滅門。知州曰。此乃推官非我也。富民亟詣推官求謝。若水閉門不納。富民遮垣而哭。歸傾家財飯僧。以爲若水壽。知州欲以其事聞。若水曰。休也。某初心止欲拔冤。非敢希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卻如何。知州益加敬重。未幾。太宗聞知。驟加進擢。自幕職不半年。知制誥。又二年爲樞密。時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檄云。八月當出師。可速辦芻粟。旣而又檄云。八月不利。當以十月。久之。又檄云。賊將入塞。兵以時進。芻粟卽日取辦。時芻粟已散。倉卒不可集。繼隆遂劾奏於朝。太宗大怒。立命中使乘騎取三運使首。色甚厲。無一敢言。若水從容白曰。候事狀明白。誅之未晚。上

意亦悟。止黜爲副使。旣而虜入塞。事皆虛。繼隆坐是罷。其招討。

陸氏

鄭朝議之從子。娶陸氏。伉儷甚綢繆。鄭嘗於枕席間謂陸曰。我不幸死。汝無得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爲出此不祥語。居數年。鄭感疾。自度必死。臨終。與陸對。父母復申言之。陸但俯首悲泣。鄭死。陸竟攜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考試他郡。陸昏暮獨坐。恍見一倅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跡也。其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連朝暮以相懽。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爲人之妻。慈不足以爲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行理對於幽府。陸媿駭汗流。未幾果卒。

壯丁惡報

宇文通奉府居近地。一少年爲縣壯丁。治平改元五月二十八日。於道傍遇一老嫗。攜一竹杖。挈青布囊。龍鍾不能行。蓋關中人。因游禮峨嵋山至此。偶感疾也。少年逼令起行。嫗曰。我無他。但心神煩悶。得一杯水。少沃渴肺。卽當前矣。少年自以身爲壯丁。慮嫗死爲累。牽而投諸橋下。里人莫不憐之。是年六月一日。適天雨大水。屋材蔽江而下。少年恃其善拍浮。解衣赴水。取薪而還。旣得復往。人皆快之。無何水勢增急。少年力困不可爭。遂以溺死。泊水落。家人訪其屍。乃與向取投諸橋下老嫗。聯爲一處。其竹杖青衣囊。反在少年之手。雖其一時危急。不知手之取之。以爭一旦之命。然亦天意。故以彰其報也。通奉公目擊其事。因爲傳之以示勸戒。

王冀公

王冀公性陰險而權譎。巧於中人。時同列雖已爲公所中。終莫知公中之。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才名。王文正公欲引爲參政。先以告公。公許之。旣而陰以白上曰。李宗諤欠王某錢三千緡。今引用之。在索錢也。蓋參政朝謝日。賞給可得三千緡。而宗諤貧。俸廩不足以給婚聘。舊常有借於文正。故公言之。因以中文正也。及文正以宗諤薦。則上果作色而不從矣。其於中人。類多如此。乘政日久。四方饋遺。不可勝紀。金帛錢鏹。圖書奇玩。十倍於舊。一日之間。盡爲天火所焚。無一遺者。又無子。平生所有一旦舉而歸諸他人。如此則陰險權譎。是有益於身乎。

洪州劉生

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常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智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參謀。年方弱冠。豐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武師。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尙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歲。公主忽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官物一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參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於官。子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

過庭錄

范公稱

范子夷

七伯祖子夷。忠宣公次子也。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僊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由其門者甚衆。公到觀中。主相待倨。公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公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欲之乎。公笑而不答。主益憾之。居無何。觀中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極峻。公親蹤。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治汝矣。各痛答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國安公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以告者。遂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擄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卽命扃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於神宗。范某非常才也。願陛下識之。紹興乙卯。先子守郎曹。狀奏其事。詔贈直祕閣。

滕子京

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愛其才。恐後貽禍。然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以書抵文正。求岳陽樓記。故記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戊辰十月。因觀岳陽樓記。遂言及此耳。

崔公立

崔比部諱公立。韓魏公妻弟也。爲人古直。有操行。居許。與忠宣隣。忠宣除文正服。託妻子於崔。干祿上都。

崔晨夕顧囑始終不怠。時七伯祖爲單州推官。人來報疾篤。魏國夫人驚憂。欲往視之。崔公力阻曰：「而爲婦人。夫出獨安往。吾受而夫之託。因立杖於門曰：『出者吾杖之。』」魏國不敢復言。忠宣歸而謝焉。

劉皓

劉皓商父。河北人。質直有守。爲耀之倚郭縣令。郡醫姚生。以術賂結權貴。豪恣莫比。監司憚之。郡縣僚吏。居職能媚姚生者。雖上位有隙。亦必善終。或升改而去。反是者。禍亦不測。遠邇畏恐。後郡僚有老母疾篤。哀求冀一就視。姚漫不加卹。使人謂曰：「我不可往。可遣而母來。郡僚不得已。舁母往。姚之田畝貢賦。未嘗納。商父聞其風久矣。至官深嫉之。檢姚所欠賦稅。以公引追納。承行吏以死辭。劉怒叱曰：『有禍我當爾。』吏持引至其家。姚大怒。毀其公引。逕親訴於守。吏歸以告。劉笑曰：『何敢爾。』乃遣轡者四人。令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奪舁而來。爾等能辦此。吾唯爾惠。否則當挈而妻子出吾境。』爾變者如其言。舁姚至縣。劉卽戒關者謹守。不外通。立姚庭下。詰問曰：『爾庸醫。賦稅敢不納耶。』姚厲聲與劉相抗。後問曰：『郡官母老病篤。汝寄跡郡中。不就視。而使其來。此何理也。』遂命吏械之。姚虞勢弱。卽解容俯首曰：『某愚無知。爲上位優容至此。不意明公威嚴若是。幸見恕。命縋於廡下。凡累日。姚以病告。劉曰：『爾罪人。不可歸家。』人欲視。令此來。其母八十餘。還追至。視疾。僚屬咸快其事。就告劉曰：『此奇事也。然不爲已甚。』幸容自新。懇之再三。始從。太守與姚善。頗不自潔。怒劉之暴。欲劾。而劉先奏守過。伏辜。劉竟無罪。劉因慨然曰：『此何時哉。吾不可以居此。』卽解印去。先子崇寧初。官河北。見之。常衣布袍。往來閭里中。浩然自樂。竟不仕。而姚亦悔過自新。終身稱爲長者。

秦生

忠宣帥慶爲种詒訟誣責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塹擁衆雄視一隅忽直壓郡界斬三十五里一郡惶怖失措朝夕危陷忠宣集郡寮謀守禦計皆懦怯無敢當者有酒吏秦生請行忠宣命攝巡尉欲假之衆秦曰無益也獨以數十騎直對賊壘值賊置宴軍勢甚張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隔河問秦曰爾爲誰胡爲至此秦曰吾信陽巡檢來取爾首爾賊笑曰爾無輕命吾貸爾告若曹速降吾無爾害秦罵曰狂賊敢大言吾唯爾首之得秦因袒肩謂賊曰爾能射我乎賊挽弓射之不中秦復射中賊關索心而死數十人駭散秦卽鼓衆絕河掩其不備賊衆皆烏合且醉不能禦盡竄走林谷莫敢出多獲牛馬器械凱旋而歸一境遂安忠宣率衆郊迎厚加賞宴奏功於朝遷數官及忠宣拜相亟訪秦欲大用而秦已死深痛惜之

彭思永

彭思永字季長歷陽人微時嘗夢人告曰爾生爲兩制死住秦州季長異其事嘗語於親識問彭拜御史中丞未幾除知秦州彭母尙無恙深疑其行誠告執政者曰定數固不可逃奈老母在執政憐其意且預知其說乃奏易江寧季長大喜奉親之任至淮更促裝登舟一夕感疾而卒蓋秦淮亭下舟中也果如其夢季長居官嘗有詩云爭利爭名日日新滿城冠蓋九達塵一聲雞唱千門曉誰是高眠無事人

張永錫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娶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甲科京師權貴

競捉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有稱。蓋報施之理云。

种世衡

种世衡。倅鳳翔。以賊編置高州。文正知其才。奏授武職。帥陝。提拔爲多。忠宣爲慶帥。种子詰爲環守。執屬羌爲盜。奏流南方。羌過慶聲冤。忠宣爲按驗。果非盜。釋之。時介甫當柄。詰乘時訴忠宣挾情變獄。對獄寧州。皆無狀。忠宣謫守信陽。家府自洺之恩。平簿免歸。終光祿喪。時年三十七。怡然無干祿意。永嘉夫人謂曰。人爲親求官者多矣。爾親老家貧。旣有一命。安得置而弗問耶。先子承志。調原之曹掾。僦寓長安。於提舉劉韜客次。見緋衣老。出廳事後。注視先子曰。公范忠宣後乎。先子愕然。不知爲誰。應曰。是也。老曰。見公頤頷音聲。類丞相耳。先子竊問其姓名。老曰。吾乃史師也。舊供事忠宣。拜尊丈於公家。契甚厚。委曲問行藏。先子具以告。相揖而去。先子之任。种忠憲克西夏。帥京原。辟史爲客。一日。史從种郡圃。正己堂習射。种曰。以先祖才業。只終皇城使。某何人。叨冒乃爾。然子孫繼承。至今不敢忘范文正之德。中間以家叔事。頗難見。渠子弟欲訪其後。少報先德。未得其人也。史具言。長安邂逅先子。曲折。种卽顯使具書。邀至軍前議事。一見甚喜。張宴。酒酣。謂先子曰。先祖荷文正不報之恩。先子曰。蓋未聞也。种曰。公爲范氏子。獨不知此乎。先子曰。先公以公議舉人。非謂私恩。未嘗語家人也。安得知之。种益欽嘆。曰。真有家風也。厚贈先子歸。曰。此有警。當屈賢者席。威平之役。召先子從行。奏功。特改秩。旋敍勞。遷陞。四十一歲。已爲員外郎。皆种吹

嘯之力也。戊辰正旦，侍坐同叔兄晚膳。先子言窮達有命，不可妄求，因及此，謹退而記之。

佛牙院主

忠宣尹洛，其佛牙院主不自檢束，穢行甚彰，然不犯有司。忠宣初不問也。時五侍郎從居，嫉惡之力，勸忠宣抵其罪。忠宣曰：彼有犯，固在不宥，豈可無犯而求之乎？吾則未能。俟爾守此未晚。後數年，侍郎果守洛。久患其事，有茶肆婦人文及甫之舊妾也，與佛牙主通，被盜訟至府。事連佛牙侍郎，忽省前過，知其文氏妾恐有所請，就庭下直面鞠勘。案成，僧罪應徒，而背有大瘤，吏以聞。侍郎判曰：非瘡非病，特決戒閹者，扁門卽行。及甫繼至，囑聞無及，復回僧二杖，而瘤落三杖，而至斃。一境莫不驚伏。

劉貢父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貢父。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